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書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十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向華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五十四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十五

明 張溥 輯

謝靈運集

賦

山居賦

自注

古巢居穴處曰巖
棲棟宇居山曰山居
在林野曰丘園
在郊郭曰城傍
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
黃屋實不

殊於汾陽即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閑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賦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賦既非京都宮觀遊獵聲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故俗外詠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邈以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艷辭尋臺皓之深意去飾取素儻值其心耳意實言表而書不盡遺迹索意託之有賞其辭曰

謝子卧病山頂覽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悠然而笑曰夫

道可重故物為輕理宜存故事斯志古今不能革質文
咸其常合宮非縉雲之館衢室豈故助之堂邁深心於
鼎湖送高情於汾陽嗟文成之却粒願追松以遠遊嘉
陶朱之鼓棹迺語種以免憂判身名之有辨權榮索其
無留孰如牽犬之路既寡聽鶴之塗何由哉為適古人
遺書與其意合所以為笑孫權亦謂周瑜公瑾與狐意
合夫能重道則輕物存理則忘事古今皆文可謂不同
而此處不異縉雲故助不以天居為所樂故合宮衢室
皆非淹留鼎湖汾陽乃是所居之文成張良却粒棄人
間事從赤松子遊陶朱范蠡臨去之際亦與文種云云
謂二賢既權榮素故身名有別也牽犬李斯之歎聽鶴

陸機領成都衆大敗後云
思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

若夫巢穴以風雨貽患則大

壯以棟宇祛弊宮室以瑤璇致美則自責以丘園殊世
惟上託於巖壑幸兼善而周滯雖非市朝而寒暑均和

雖是築構而飭朴兩逝

易云上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

雨蓋取諸大壯璇堂自是素故曰白貞最是上爻也此

堂世異矣謂巖壑道深於丘園而不為巢穴斯免開

得寒暑之適雖是築

昔仲長願言流水高山應璩作書

構無妨非市朝云云

鄧阜洛川勢有偏側地闢周員銅陵之奧卓氏充鉢櫬
之端金谷之麗石子致音徽之觀徒形域之薈蔚惜事

異於栖盤至若鳳叢二臺雲夢青丘漳渠淇園橘林長
洲雖千乘之珍苑孰嘉遯之所遊且山川之未備亦何
議於兼求仲長子云欲使居有良田廣宅在高山流水
後應璩與程文信書云故求道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
北據邙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謂二家山居
不得周員之美揚雄蜀都賦云銅陵衍卓王孫採山鑄
銅故漢書貨殖傳云卓氏之臨邙公擅山川揚雄方言
梁益之間裁木為器曰鋸裂帛為衣曰襯金谷石季倫
之別廬在河南界有山川林木池沼水碓其鎮下邳時
過遊賦詩一代盛集謂二地雖珍麗然制作非栖盤之
意也鳳臺秦穆公時秦女所居以致蕭史叢臺趙之崇
館張衡謂趙葉叢臺於前楚建章華於後楚之雲夢大
中闕居長飲賦楚靈王遊雲夢之中息於荆臺之上前

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濤南望巫山之阿
遂造章華之臺亦見諸史淮南青丘齊之海外皆獵所
司馬相如云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漳渠史起為魏
文侯所造溉水之所淇園衛之竹園在淇水之淇詩人
所載橘林蜀之園林揚子雲蜀都賦亦云橘林左太冲
謂戶有橘柚之園長洲吳之苑囿左亦謂之長洲之茂
苑因江海洲渚以為苑囿闊之珍靜千乘謙嬉之所非幽人憩止之鄉且山川亦不
能兼茂隨地故闕表此園

熟所遇耳覽明達之撫運乘機緘而理默指歲暮而
歸休詠宏徽於刊勒狹三間之喪江矜望諸之去國選

自然之神麗盡高棲之得意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江
傅既薨建圖已輒於是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
廢興隱顯當是賢達之心故選神麗之所以申高棲之

志經始山川
實基於此

仰前哲之遺訓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軀以

宴息保自事以乘閑愧班生之夙悟慙尚子之晚研年

與疾而偕來志乘拙而俱旋謝平生於知遊棲清曠於

山川

謂經始此山遺訓於後也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易云向晦入宴息莊周云自事其心此一

是其所處班嗣本不染世故曰夙悟尚平未能去累故曰晚研想遲二人更以年表疾至志寡求拙日事并可

山居日與知遊別故曰謝平生就山川故曰棲清曠

其居也左湖右江往諸還汀

面山背阜東徂西傾抱含吸吐歛跨紓紫縵聯邪亘側

直齊平

枚乘曰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此吳客說楚公子之詞當謂江都之野彼雖有江湖而乏山巖此

憶江湖左石與之同而山嶽形勢池城所無也往者還
汀謂四面有水面山背阜亦謂東西有山便是四水之
裏也抱含吸吐謂中央復有川款跨紓縈謂邊
背相連帶迂回處謂之邪亘平正處謂之側直近東則
上田下湖西谿南谷石塚石澗閘砌黃竹決飛泉於百
仞森高薄於千麓寫長源於遠江派深毖於近瀆

上田在下

湖之水口名為田口下湖在田之下下處並有名山川
西谿南谷分流谷鄣水畝入田口西谿水出寧縣西谷
鄣是近出之最高峰者西谿便是閘之背入西谿之裏
得石塚以石為阻故謂為塚石澗在西谿之東從縣南
入九里兩面峻峭數十丈水自上飛下北至外谿封墻
十數里皆飛流迅激左右巖壁緣竹間砌在石澗之東
谿逶迤下注良田黃竹與其連南界蕭中也

近南則會以雙流繚以三洲表

裏回游離合山川崿崩飛於東峭槩傍薄於西阡拂青

林而激波揮白沙而生連

雙流謂荆江及小江此二水流會於山南便合流注下三

洲在二水之口排沙積岸成此洲漲表裏離合是其貌狀也崿者謂回江岑在其山居之南界有石跳出將崩江中行者莫不駭懼槩者是縣故治之所在江之開用槩石竟渚並帶青林而連白沙也

近西則

楊賓接峰唐皇連縱室壁帶谿曾孤臨江竹緣浦以被綠石照澗而映紅月隱山而成陰木鳴柯以起風

楊中賓

並小江之近處與山相接也唐皇便從北出室石室在小江口南岸壁小江北岸並在楊中之下壁高四十丈色赤故曰照澗而映紅曾山之西孤山水南王子所經始臨江皆被以綠竹山高月隱便謂為陰鳥集柯鳴便

謂為風也近北則二巫結湖兩智通沼橫石判盡休周分表

引修隄之逶迤吐泉流之浩浩山巒下而回澤瀨石上而開道

大小巫湖中隔一山外智周回在坼西北邊浦出江並是美處義熙中王穆之居大巫湖經始

處所猶在兩智皆長溪外智出山之後四五里許裏智亦隔一山出新壞橫山野舍之北面常石野舍之西北巫湖舊唐故曰修隄長谿甚遠故曰泉流常石磯閭

故曰下磾而回澤裏智漫石數里水從上過故曰

瀨石上而開道休山東北周里山在休之南並是北邊

周

遠東則天台桐栢方石太

平二韭四明五奧三菁表神異於緯牒驗感應於慶靈

凌石橋之莓苔越櫓谿之紝紫

天台桐栢七縣餘地南帶海二韭四明五奧皆

相連接奇地所無高於五嶽便是海中三山之流並以
菜為名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窓也五嶽者臺灣道人
蔡氏郗氏謝氏陳氏各有一真皆相犄角並是奇地三
青太平之北太平天台之始方石直上萬丈下有長谿
亦是縉雲之流云此諸山並見圖緯神仙所居
往來要徑石橋過橋豁人跡之艱不復過此也遠南則
松巖棲雞唐嵫漫石崿竦對嶺峩孟分隔入極浦而遭
回迷不知其所適上巔寄而蒙籠下深沈而澆激接雞
在保

口之上別浦入其中周回甚深四山之裏松巖在棲雞
之上緣江唐嵫入太平水路上有瀑布數百丈漫石在
唐嵫下都景興經始精舍亦是名山之流崿竦與分界
去山八十里故曰遠南前嶺鳥道正當五十里高左右
所無就下地形高乃當不稱遠望峩山甚奇謂白螺尖
者最高下有良田王敬弘經始精舍臺灣道人住孟山

名曰孟埭芋薯之疁田清溪秀竹廻閑巨石有趣之極此中多諸浦澗傍依茂林迷不知所通巒崎深沈處處皆然不遠西則闕但一處

遠西則

闕

遠北則長江永歸巨海延納崑張緬曠

島嶼綱沓山縱橫以布護水廻沈而萦挹信荒極之綿

渺究風波之睽合

江從山北流窮上虞界謂之三江口便是大海老子謂海為百谷王以其

善處下也海人謂孤山為崑薄洲有山謂之島嶼即洲也漲者沙始起將欲成嶼縱橫無常於一處廻沈相繫

擾也大荒東極故為荒極風波不恒為睽合也

徒觀其南術之

闕

生磯

闕

成行緣岸測深相渚知淺洪濤滿則曾石沒清瀾減
則沈沙顯及風興濤作水勢奔壯於歲春秋在月朔望
湯湯驚波滔滔駭浪電激雷崩飛流灑漾凌絕壁而起
岑橫中流而連薄始迅轉而騰天終倒底而見壑此楚
貳心醉於吳客河靈懷慙於海若

南術是其臨江舊宅
門前對江三轉曾山

路窮四江對岸西面常石此二山之間西南角岸孤山
此二山皆是狹處故曰生嶮勇鬥以南上便大闊故曰
成衍岸高測深渚下知淺也江中有孤石沈沙隨水增
減春秋朔望是其盛時故枚乘云楚太子有疾吳客問
之舉秋濤之美得以瘳病太子國之儲貳故曰楚貳河
靈河伯居河所謂河靈慚於海若事見莊周秋水篇

爾其舊居曩宅今園粉槿尚援基井具存曲術周乎前
後直陌壘其東西豈伊臨谿而傍沼迺抱阜而帶山考
封域之靈異實茲境之最然葺駢梁於巖麓棲孤棟於
江源敞南戶以對遠嶺闢東窓以矚近田田連岡而盈
疇嶺枕水而通阡葺室在宅裏山之東麓東窓矚田兼見江山之美三間故謂之駢梁門前一棟枕嶺上存江之嶺南對江上遠嶺此二館屬望殆無優劣也阡陌縱橫塍埒交經
導渠引流脉散溝并蔚蔚豐秋苾苾香杭送夏蚤秀迎
秋晚成兼有凌陸麻麥粟菽候時占節遞蒞熟供粒

食與漿飲謝工商與衡牧生何待於多資理取足於滿

腹

許由云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謂人生食足則歡有餘何待多須耶工商衡牧似多須者若少私寡欲克命

則足但非田無以立耳

自園之田自田之湖泛濫川上緬邈水區

瀟潭澗而窈窕除菰洲之紓餘懶溫泉於春流馳寒波
而秋徂風生浪於蘭渚日倒影於椒塗飛漸榭於中沚
取水月之歡娛旦延陰而物清夕棲芬而氣敷顧情交

之永絕覩雲客之暫如

此皆湖中之美但患言不盡意萬不寫一耳諸澗出源入湖故

曰瀟潭澗澗長是以窈窕除菰作洲洲言所以釣餘也

水草則萍藻蕪茭蘋蒲芹

蓀蒹菰蕡繁絕荇菱蓮雖備物之偕美獨扶渠之華鮮
播綠葉之鬱茂合紅敷之繢翻怨清香之難留矜盛客
之易闌必充給而後寧豈蕙草之空殘卷敝弦之逸曲
感江南之哀歎秦箏倡而溯游往唐上奏而舊愛還

塞出

離騷歌弦是采菱歌江南是相和曲云江南采蓮秦箏
唱兼茹篇唐上奏蒲生詩皆感物致賦魚藻頌繁荇亦
有詩人之詠不復具叙

本草所載山澤不一畧桐是別和緩是惡參核六根五華九實二冬並稱而殊性三建異形而同
出水香送秋而擢蒨林蘭近雪而揚猗卷栢萬代而不

殞伏苓千歲而方知映紅葩於綠帶茂素蕤於繁枝既
住年而增靈亦驅妖而斥疵本草所出藥處於今不復
甚多露公祠君古之采藥醫緩古之良工故曰別患參
核者雙核桃杏仁也六根者苟七根五茄根葛根野葛
根闕根也五華者莖華光華極華菊華旋覆華也九實
者連前實槐實柏實兔絲實女貞實蛇床實蔓荆實蓼
實闕實也二冬者天門參門冬三建者附子天雄烏頭
水香蘭草林蘭支子卷柏伏苓並皆仙物凡此衆藥事
悉見於神農其竹則二箭殊葉四苦齊味水石別谷巨細各
彙既修竦而便娟亦蕭森而翁蔚露夕沾而悽陰風朝
振而清氣互捎雲以拂杪臨碧潭而挺翠芟上林與淇

澳驗東南之所遺企山陽之游踐遲鸞鷟之棲託憶崑

園之悲調慨伶倫之哀籥衛女行而思歸詠楚客故而

防露作

二箭一者苦箭大葉一者笄箭細葉四苦青苦白苦紫苦黃苦水竹依水生甚細密吳中以為

宅援石竹本科叢大以充屋棟巨者竿挺之屬細者無

筭之流也修竦便娟蕭森翁蔚皆竹貌也上林闕中之

葉苑淇澳衛地之竹園方此皆不如東南會稽之竹箭

唯此地最富焉山陽竹林之游鸞鷟棲食之所崑山之

竹任為苗黃帝時伶倫斬其厚均者吹之為黃鐘之宮

衛女思歸作竹竽之詩楚人放逐東方朔感江潭而作

七其木則松柏檀櫟桐榆櫟柘棟楸梓檉剛柔

性異貞脆質殊卑高沃瘠各隨所如榦合抱以隱岑杪

性異貞脆質殊卑高沃瘠各隨所如榦合抱以隱岑杪

千仞而排虛凌岡上而喬竦蔭澗下而扶疏沿長谷以
傾柯攢積石以挿衝華映水而增光氣結風而回敷當
嚴勁而葱倩承和煦而芬腴送墜葉於秋晏遲含萼於
春初皆木之類選其美者載之山脊曰岡岡上澗下長
谷積石各隨其方離騷云青春受謝白日昭只詩
云萼不
韓韓也植物既載動類亦繁飛泳騁透胡可根源觀貌
相音備削山川寒燠順節隨宜匪敦草木竹植物魚鳥
獸動物獸有相種
有騰者有走者走者騁騰者透謂種類既繁不可根源
但觀其貌狀相其音聲則知山川之好興節隨宜自然
之數非可教戒也

嚴勁而蕙情承和煦而芬腴送墜葉於秋晏遲含萼於
春初皆木之類選其美者載之山脊曰岡岡上澗下長
谷積石各隨其方離騷云青春受謝白日昭只詩
云萼不
韓韓也植物既載動類亦繁飛泳騁透胡可根源觀貌
相音備削山川寒燠順節隨宜匪敦草木竹植物魚鳥
獸動物獸有相種

有騰者有走者走者騁騰者透謂種類既繁不可根源但觀其貌狀相其音聲則知山川之好惡節隨宜自然之數非可魚則鰻鱈鮒鱠鯉鯀鯔鮋鮓鯉鯔
教戒也

鱣鰷采雜色錦爛雲鮮唼藻戲浪汎符流淵或鼓鰓而

湍躍或掉尾而波旋鱸鯀乘時以入浦鱖鮚迅沿瀨以出

泉鯁鯁音優鰆音禮鮒音附鯈音叙鱠音寸袞反鮀音晚
鯉音連鯉音巫仙反鯈音房鮪音宥鯈音沙鯁音居

綴反鱈音上羊反鯇音比之反鱣音竹瓜反皆說文字
林音詩云錦余有鱲故云錦爛鱣鯀乘時魚鮀音感鮀

音迅皆出鯉中鳥則鷗鴻鷗鶩鷺鷂鷄鷂繡質鷂
日上恒以為翫

鶴綬章晨鳬朝集時鶴山梁海鳥違風朔禽避涼第生

歸北霜降客南接響雲漢侶宿江潭聆清哇以下聽載

王子而上參薄回涉以弁翰映明鑾而自耽

鷂音昆鴻
音洪鷂音

溢左傳六鶴退飛字如此鶴音下竺反鶩音秋鶩音路
鵠音保鵠音相唐公之馬與此鳥色同故謂為鵠音相
鷁鵠鶴鳥見張茂先博物志鶴音翟亦雉之美者此四
鳥並美采質鳬音苻野鷗也常待晨而飛鶴音已消反
長尾雉也論語云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海鳥爰居賦文
仲不知其鳥以為神也事見左傳朔禽雁也寒月轉往
衡陽禮記霜始降雁來賓歲暮云雁北向政是陽初山
生時羨生歸北霜降客南山雞映水自覩其羽儀者山

上則磼獻犴狃狃獛猛山下則熊羆豺虎羆鹿麅麋
擲飛枝於窮崖踔空絕於深硎蹲谷底而長嘯攀木杪
而哀鳴

磼音袁獻音竈犴音力之反狃音火丸反犴音
安黠反狴音弋生反犴之黃黑者一曰似犴豺音在皆
反犴音元野羊大角麅音鬼抿反犴音京能踔犴虎長

嘯猿哀鳴聲可觀緝綸不投置羅不披矟弋靡用蹄筌誰施鑑

虎狼之有仁傷遂欲之無崖顧弱齡而涉道悟好生之

咸宜率所由以及物諒不遠之在斯撫鷗鯨而悅豫杜

機心於林池

八種皆是魚獵之具自少不殺至乎白首故在山林中而此歡永廢莊周云虎狼仁

獸豈不父子相親世云虎狼暴虐者政以其如禽獸而人物不自悟其毒害而言虎狼可疾之甚苟其遂欲豈

復崖限自弱齡奉法故得免殺生之事苟此悟萬物好生之理易云不遠復无祇悔庶乘此得以入道莊周云

海人有機心鷗鳥舞而不下今無害彼之心各悅豫於林池也敬承聖誥恭窺前經山

野昭曠聚落羶腥故大慈之弘誓拯羣物之淪傾豈寓

地而空言必有貸以善成欽鹿野之華苑羨靈鷲之名
山企堅固之貞林希菴羅之芳園雖粹容之纖邈謂哀
音之恒存建招提於幽峰冀振錫之息肩庶鐙王之贈
席想香積之惠餐事在微而思通理匪絕而可溫賈誼
弔屈原云恭承嘉惠敬承亦此之流衆落是墟邑謂歌哭諍
訟有諸諱譯不及山野為僧居止也經教欲令在山中皆有成文老子云善貸且善成此道惠物也鹿苑說四
真諦處靈鷲山說般若法華處堅固林說泥洹處菴羅
園說不思議處今旁林執園制苑彷彿在昔依然託想雖粹容繙邈哀音若存也招提謂僧不能常住者可持作坐處也所謂息肩鐙王香積事出維摩經論語云溫故知新理既不絕更宜復溫則可待為已之日用也

爰初經略杖策孤征入澗水涉登嶺山行陵頂不息窮
泉不停櫛風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淺思罄其短規非龜
非筮擇良選奇翦榛開逕尋石覓崖四山周回雙流逶
迤面南嶺建經臺倚北阜築講堂傍危峰立禪室臨浚
流列僧房對百年之高木納萬代之芬芳抱終古之泉
源美膏液之清長謝麗塔於郊郭殊世間於城傍欣見
素以抱樸果甘露於道場云初經略躬自履行備諸苦
辛也蓋其淺短無假於龜筮貧者既不以麗為美所以即安茅茨而已是以謝
郭郭而殊城亭然清虛寂寞實是得道之所也 苦節

之僧明發懷抱事紹人徒心通世表是遊是憩倚石構
草寒暑有移至業莫矯觀三世以其夢撫六度以取道
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窮究指東山以冥期實西方
之潛兆雖一日以千載猶恨相遇之不早

謂曇隆法流
二法師也

公辭恩愛棄妻子輕舉入山外緣都絕魚肉不入口糞
掃必在體物見之絕歎而法師處之夷然詩人西發不
勝造道者其亦如此往石門瀑布中路高棲之游昔告
離之始期生東山沒存西方相遇之欣實以一日為千
載猶慨恨不早

賤物重已棄世希靈駭彼促年愛是長生冀浮丘之誘接望安期之招迎甘松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頽

形羨蟬蛻之匪日撫雲魄其若驚陵名山而屢憇過巖
室而披情雖未階於至道且緬絕於世纓指松菌而興
言良未齊於殤彭此一章叙仙學者雖未及佛道之高
然出於世表矣浮丘公是王子喬師
安期先生是馬明生師二事出列仙傳洞真經云今學
仙者亦明師以自發悟故不辭苦味顏形也莊周云和
以天倪倪者崖也數經歷名山遇余巖室披露
其情性且獲長生方之松菌殤彭邈然有間也山作水
役不以一牧資待各徒隨節競逐陟嶺刊木除榛伐竹
抽筍自篁擿蕩于谷楊勝所拮秋冬蘊獲野有蔓草獵
涉蘿奠亦醞山清介爾景福苦以木成甘以擣熟慕櫙

高林剥发巖椒掘菁陽崖擿擗陰標畫見塞茅宵見索

緜芟蓀翦蒲以薦以茭既坭既埏品收不一其灰其炭

咸各有律六月採蜜八月撲栗備物為繁略載靡悉一

章謂是山作及水役採拾諸事也然漁獵之事皆不載

楊楊桃也山間謂之木子蘿音覆字出字林詩人云六

月食櫑及奠獵涉字出爾雅木木酒味苦檣檣酒味甘並至美兼以療病檣治癬核木治瘻冷椹音甚味似蔬

菜而勝刊木而作之謂之幕芨音及採以為紙菁音倩採以為牒擗音眇採以為飲採蜜撲栗各隨其月也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阻觀風瞻雲方知厥所

兩居謂南北兩

處各有居止峰崿阻絕水道通耳觀風瞻雲然後方知其處所南山則夾渠二田周嶺

三苑九泉別澗五谷異嶼羣峰參差出其間連岫複陸成其阪衆流灌溉以環近諸堤擁抑以接遠遠堤兼陌近流開湍凌阜泛波水往步還還回往匝枉諸員巒呈美表趣胡可勝單抗北頂以聳館殷南峰以啟軒羅曾崖於戶裏列鏡瀾於窓前因丹霞以赬楣附碧雲以翠椽視奔星之俯馳顧闕之未牽鶻鴻飄翥而莫及何但鷁雀之翩翾汎泉傍出潺湲於東檐桀壁對峙硠礲於西雷修竹歲叢以翳蒼灌木森沈以蒙茂蘿蔓延以

攀援花芬薰而媚秀日月投光於柯間風露披清於峴岫夏涼寒燠隨時取適階基回互棊櫺乘隔此焉卜寢覩水弄石邇即回眺終歲罔數傷美物之遂化怨浮齡之如借眇邈逸於人羣長寄心於雲霓

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也從江

樓步路跨越山嶺綿亘田野或升或降當三里許塗路所經見也則喬木茂竹綠吟彌阜橫波疎石側道飛流以為寓目之美觀及至所居之處自西山開道迄于東山二里有餘南患連嶺疊鄣青翠相接雲烟霄路殆無倪際從逕入谷凡有三口方壁西南石門世聞南闕池東南皆別載其事緣路初入行於竹逕半路閣以竹渠澗既入東南傍山渠展轉幽奇異處同美路北東西路因山為鄣正北狹處踐湖為池南山相對皆有崖巖東

北枕壑下則清川如鏡傾柯盤石被隩映渚西巖帶林
去潭可二十丈許奇基構宇在巖林之中水衡石階開
窓對山仰眺曾峰倚鏡溶壑去巖半嶺復有一樓迥望
周眺既得遠趣還顧西館望對窓戶緣崖下者密竹蒙
逕從北直南悉是竹園東西百丈南北百五十丈北
倚近峰南眺遠嶺四山周回溪澗交過水石林竹之美
巖岫峴曲之好備盡之矣刊翦開築此焉居處細趣密
覩非可具記故較言大勢耳越山列其表側傍緬闢

為異因以小湖鄰於其隈衆流所湊萬泉所回汎濫異
形首蹙終肥別有山水路邈緬歸汎濫肥必皆是泉名

事見於詩云此萬泉

所湊各求歸其路迺界北山棧道傾虧蹬閣連巒復有
形勢

水逕繚繞回員瀰瀰平湖泓泓澄淵孤岸竦秀長洲芊

綿既瞻既眺曠矣悠然及其二川合流異源同口赴隘
入險俱會山首瀨排沙以積丘峰倚渚以起阜石傾瀾
而捎巖木映波而結藪逕南潯以橫前轉北崖而掩後
隱叢灌故悉晨暮託星宿以知左右相對皆有趣也
往反經過自非巖澗便是水逕洲島

也

山川澗石州岸草木既標異於前章亦列同於

後牘山匪砠而是屹川有清而無濁石傍林而挿巖泉
協澗而下谷淵轉渚而散芳岸靡沙而映竹草迎冬而
結葩樹凌霜而振綠向陽則在寒而納煦面陰則當暑

而含雪連岡則積嶺以隱嶙舉峰則羣竦以叢蘚浮泉

飛流以寫空沈波潛溢於洞穴凡此皆異所而咸善殊

節而俱悅

土山戴石曰砠山有林曰岵此章謂山川衆美亦不必有故總叙其最居山之後事亦皆

有尋求也春秋有待朝夕須資既耕以飯亦桑貿衣藝菜當

着採藥救類自外何事順性靡違法音晨聽放生夕歸

研書賞理敷文奏懷凡厥意謂揚較以揮且列于言誠

特此推

謂寒待綿續暑待綿絡朝夕餐飲設此諸業以待之藥以療病又在其外事之相推自不得不

然至於聽講故生研書敷文皆其所好韓非有揚較班固亦云揚較古今其義一也左思曰為左石揚較而陳

之

北山二園南山三苑百果備列乍近乍遠羅行布株

迎早候晚猗蔚溪澗森疎崖嶽杏壇棕園橘林栗圃桃

李多品梨棗殊所杌杞林檎帶谷映渚椹梅流芬於回

璫椑柿被實於長浦

莊周云漁父見孔子杏壇之上維
摩詰經棕樹園楊雄蜀都賦云橘

林丘太冲亦云戶有橘抽之園桃李所植甚多

東梨事出北河濟之間淮頴諸處故云殊所也畦町所

藝含蘂藉芳蓼薹薹薺菲蘇薑綠葵卷節以懷露白

薤感時而負霜寒葱標蒨以陵陰春藿吐苔以近陽

葑菲

見詩栢舟中管子曰北伐山戎得寒葱度
聞云寒葱挺園灌溉自供不待外求者也弱質難恒頽

此皆往年之藥即近山之所出有採拾欲以消病也

安居二

齡易喪撫鬚生悲視顏自傷承清府之有術冀在衰之可壯尋名山之奇藥越靈波而憇轍採石上之地黃摘竹下之天門撫層嶺之細卒拔幽澗之溪蓀訪鍾乳於洞穴訊丹陽於紅泉時冬夏三月遠僧有來近衆無闕法鼓朗響頌偈清發散華霏蕤流香飛越祈曠刼之微言說像法之遺旨乘此心之一豪濟彼生之萬理啟善趣於南偈歸清暢於北机非獨恩於予情諒僉感於君子山中兮清寂羣紛

兮自絕周聽兮匪多得理兮俱悅寒風兮騷屑西陽兮
常熟炎光兮隆熾對陰兮霜雪曷層臺兮陟雲根坐澗
下兮越風穴在茲城而諧賞傳古今之不滅

衆僧冬夏二時坐謂

之安居輒九日衆遠近聚華法鼓頌偈華香四種是齋講之事析說是齋講之議乘此之心可濟彼之生南倡者都講北机者法師山中靜寂實是講說之處兼有林木可隨寒暑恒得清和以為適也

好生之

篤以我而觀懼命之盡客景之懼分一往之仁心拔萬族之險難招驚魂於殆化收危形於將闡漾水性於江流吸雲物於天端覩騰翰之頑韻視鼓鰐之往還馳騁

者儻能狂愈猜害者或可理攀

云物皆好生但以我而觀便可知彼之情各景

懼命是好生事也能放生者但有一往之仁心便可拔萬族之險難水性雲物各尋其生老子云馳騁田獵今

人心發狂猜害者恒以恩害為心見故生之理或可得悟也

哲人不存懷抱誰質糟

粕猶在啟縢剖袞見柱下之經二覩濛上之篇七承未
散之全樸救已頽於道術嗟夫六藝以宣聖教九流以
判賢徒國史以載前紀家傳以申世模篇章以陳美刺
論難以覈有無兵技醫日龜莢筮夢之法風角冢宅筭
數律厯之書或平生之所流覽並於今而稟諸驗前識

之喪道抱一德而不渝

莊周云輪扁語齊桓公公之所讀書聖人之糟粕勝者金勝之所

流也柱下老子漢上莊子二十七篇數也云此二書最有理過此以往皆是聖人之教獨往者所乘

伊昔

齧齒實愛斯文援紙握管會性通神詩以言志賦以敷

陳箴銘誄頌咸各有倫爰暨山棲彌歷年紀幸多暇日

自求諸已研精靜慮貞觀厥美懷秋成章含笑奏理

謂少

好文章及山棲以來別緣既闡尋盧文詠以盡暇日之適便可得通神會性以永終朝

若迺乘攝

持之告評養達之篇畏絕迹之不遠懼行地之多艱均

上皇之自昔忌下衰之在旃投吾心於高人落賓名於

聖賢廣滅景於崆峒許遁音於箕山愚假駒以表谷涓
隱巖以寧芳庚宅磬以葆和輿陟峩而善狂萊庇蒙以
織畚徐韜魏而采芋皓棲商而顧志卿寢茂而敷詞鄭
別谷而永逝梁去霸而長噫高居唐而胥宇臺依崖而
穴墀咸自得以窮年眇貞思於所遺

老子云善攝生者莊子云謂之不善

持生又云養生有無崖達生者不務生之所無奈何絕迹上皇下哀賓名義亦皆出莊周廣成子在崆峒之上黃帝之師也許由隱於箕山堯以天下讓而不取愚公居於駒阜齊桓公逐鹿入山見之涓子隱於宕山好餌術告伯陽琴心三篇庚桑楚得老子之道居岷嶓之山楚狂接輿楚王聞其賢使使者聘之於是遂遊諸名山

在蜀峩眉山上徐無鬼巖棲魏侯勞之間先生苦山林矣乃肯見寡人無鬼問君絕嗜欲屏好惡則耳目察矣常采芋栗老菜子耕於蒙山之陽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事織畚為業四皓避秦亂入商洛深山漢祖召不能出司馬長卿高才而處世不樂預公卿大事病免家居茂陵鄭子真耕隱谷口大將軍王鳳禮聘不屈遂與弟子別於山阿終身不反梁伯鸞隱霸陵山中耕織以自娛後復入會稽山臺孝威居武安山下依崖為土室采藥自給高文通居西唐山從容自娛也

暨其窮窪幽深寂寞虛遠事與情

乖理與形反既耳目之靡端豈足跡之所踐蓋終古於三季俟通明於五眼權近慮以停筆抑淺知而絕簡謂此

既非人跡所求更待三明五通然後可蹑履耳故停筆絕簡不及多云冀夫賞音悟夫此旨也

換征賦

蓋聞昏明珠位貞晦異道雖景度回革亂多治寡是故
升平難於恒運剥喪易以橫流皇晉受命河汾來遷吳
楚數歷九世年踰十紀西秦無一援之望東周有三辱
之憤可為積禍纏釁固以久矣况乃陵瑩幽翳情敬莫
遂日月推薄帝心彌遠慶靈將升時來不爽相國宋公
得一居貞回乾運軸內匡寰表外清遐陬每以區宇未
統側席盈慮值天祚攸興昧弱授機龜筮元謀符瑞景

徵於是仰祇俯協順天從兆興止戈之師躬暫勞之討
以義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敬戒九伐申命六軍治兵
于京畿次師于汎上靈檣千艘靄輜萬乘羽騎盈塗飛
旂蔽日別命羣帥誨謨惠策法奇於三略義秘於六韜
所以鈞棘未曜殞前禽於金墉威弧始彀走鋟集於滑
臺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宏功懋德獨絕古今天子感東
山之劬勞慶格天之光大明發興於鑒寐使臣遵於原
隰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皇華愧於先雅靡鹽賴於征

人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塗經九守路踰千里沿江亂淮遡薄泗返詳觀城邑周覽丘墳峯言古迹其懷已多昔皇祖作藩受命淮徐道固苞桑勲由仁積年月多歷市朝已改永為洪業纏懷清歷於是采訪故老尋履往迹而遠感深慨痛心殞涕遂寫集聞見作賦撰西征俾事運遷謝託此不朽其詞曰

系烈山之洪緒承火正之明光立熙載於唐后申讚事於周王疇庸命而順位錫寶珪以徹疆歷尚代而平顯

降中葉以繁昌業服道而德徽風行世而化揚授前蹤
以永冀省輶質以遠傷睽謀始于著蔡違用舍於行藏
庇常善之罔棄憑曲成之不遺昭在幽而偕煦賞彌久
而愈私顧晚草之薄弱仰青春之歲蕤引蔓穎於松上
擢纖枝於蘭達施隆貸而有渥報涓塵而無期歡太階
之休明穆皇道之緝熙惟王建國辨方定隅内外既正
華夷有殊惟昔小雅逮於班書戎蠻孔熾是殛是誅所
以宣王用棘於猃狁高帝方事於匈奴然侵鎬至涇自

塞及平閼郊甸鄙

闕

慕攜王之矯虔階喪亂之

未寧竊強秦之三輔陷隆周之兩京雄靖澠以制險據

繞雷而作局家永懷於故壤國願言於先塋俟太平之

曠期屬應運之聖明坤寄通於四瀆乾假照於三辰水

潤土以顯比火炎天而同人惟上相之叡哲當草昧而

經綸總九流以貞觀協五才而平分時來之機悟先於

介石納隍之誠一援於生民龜策允臧人鬼同情順天

行誅司典詳刑樹牙選徒秉鉞抗旛弧矢罄楚孝之心

智戈棘單吳子之精靈迅三翼以魚麗襄兩服以鴈逝
陣未列於都甸威已振於秦薊麗嚴霜於渭城被和風
於洛汭就終古以比猷考墳冊而莫契昔西怨於東徂
今北伐而南悲豈朝野之恒情動萬乘之幽思歌零雨
於豳風興採薇於周詩慶金墉之凱定眷戎車之遷時
佇千里而感遠涉弦望而懷期詔微臣以勞問奉王命
於河湄夕飲餞以倣裝旦出宿而言辭歲既晏而繁慮
日將邁而戀乖闋敬恭於桑梓謝履長於庭階冒沈雲

之晦藹迎素雪之紛霏凌結湍而凝清風矜賴以揚哀
情在本而易阜物雖末而難懷眷余勤以就路苦憂來
其城頽爾乃經雉門啟浮梁眺鍾巖越查塘覽永嘉之
紊維尋建武之緝綱于時內慢神器外侮戎狄君子橫
流庶萌分析主晉有祀福祿來格明兩降覽三七辭厄
元誕德以膺緯肇回光於陽宅明思服於下武興繼代
以消逆簡文因心以秉道故冲用而刑廢孝武捨己以
仗賢亦寧外而治內觀日化而就損庶雍熙之可對閨

隆安之致寇傷龜玉之毀碎漏妖凶於滄洲纏釁難而
益紀時焉依於晉鄭國有蹠於百里賴英謨之經營弘
兼濟以忘已主寰內而緩虞澄海外以清滓至如昏祲
蔽景鼎祚傾基黍離有歎鴻雁無期瞻天命之貞符秉
順動而履機率駿民之思效普邦國而同歸盪積霾之
穢氣啟彼陰之光輝反平陵之杳藹復七廟之依稀務
役簡而農勸每勞賞而忠甄變時雍於祖宗

閩

掃逋醜於漢渚滌僭逆於岷山羈巢處於西木引

鼻飲於源淵惠要襟而思邈援冠弁而來虔視治城而
北屬懷文獻之收揚匪元首之康哉孰股肱之惟良醫
觀曲而識節似綴組以成章業彌纏而彌微事愈有而
莫傷次石頭之雙岸究孫氏之初基幸漢庶之漏網憑
江介以抗維初鵠起於富春果鯨躍於川渭匝三世而
國盛歷五偽而宗夷察成敗之相仍猶唇亡而齒寒載
十二而謂紀豈蜀滅而吳安衆咸昧於謀兆羊獨悟於
理端請廣武以誨情樹襄陽以作藩拾建業其如遺沿

萬里而誰難疾魯荒之謖辭惡京陵之譖言責當朝之
憚貶對曩藉而興歎敦怙寵而判違敵既勍而國圯彼
問鼎而何階必先賊於君子原性分之異託雖殊塗而
歸美或眷舒以愚智或治亂其如矢謝昧迹而託規卒
安身以全里周顯節而犯逆抱正情而喪已薄四望而
尤恥歎王路之中鯁蠹百越之妖燼敢凌蹈於五嶺崩
雙嶽於中流擬凶威於荆郢隱雷霆於帝坐飛芒鎔於
官省于時朝有遷都之議人無守死之志師旅痛於久

勤城墉關於素備安危勢在不侔衆寡形於見事於赫
淵謀研其神策緩轡待機追奔躡迹遇雷池而振曜次
彭蠡而纖滌穆京甸以清晏撤多壘而寧役造白石之
祠壇懸二監之無君踐校庭以幽辱凌祧社而火焚愍
文康之罪已嘉忠武之立勲道有屈於災蝕功無謝於
如仁訊落星之饗旅索舊棲於吳餘迹階危而不見橫
櫛卉以荒除彼生成之樂辰亦猶今之在余慨齊吟於
夾鳩悲唐歌於山樞弔偽孫於徐首率君臣以奉疆時

運師以伐罪偏投書於武王迄西北之落紐之東南以
振綱誠鉅平之先覺實中興之後祥據左史之攸徵胡
影迹之可量過江乘而責始知遇雄之無謀厭紫微之
宏凱甘陵波而遠遊越雲夢而南泝臨淅河而東浮穀
連弩於川上候蛟龍於中流爰薄方與迺屆歐陽入夫
江都之域次乎廣陵之鄉易千里之曼曼泝江流之湯
湯渟赤圻以經復越二門而起漲眷北路以興思看東
山而怡目林叢薄路逶迤石參差山盤曲水激瀨而駿

奔日映石而知旭審兼照之無偏怨歸流之難濯羨輕
鯈之涵泳觀翔鷗之落啄在飛沈其順從顧微躬而緬
邈於是抑懷蕩慮揚擢易難利涉以吉天險以艱于敵
伊阻在國斯便勾踐行霸於郎邪夫差爭長於黃川葛
相發嘆而思正曹后愧心於千竟登高堞以詳覽知吳
濞之衰盛戒東南之逆氣成劉后之誠聖籍鹽鐵之殷
阜臨淮楚之剽輕盛几杖而弭心怒抵局而遂爭忿爰
蓋之扶禍惜徒傷於家令匪條侯之忠毅將七國之陵

正褒漢藩之治民並訪賢以招明侯文辯其誰在曰鄒
陽與枚生據忠辭於吳朝執義說於梁庭敷高才於兎
園雖正言而免刑闕里既已千載深儒流於末學欽仲
舒之眸容遵縫掖於前躅對園囿而不闕下帷幙而論
屬相端非之兩騎遭弘偃之雙慝恨有道之無時步險
塗以側足聞宣武之大閱反師旅於此屢自皇運之都
東始昌業以濟難抗素旄於秦嶺揚朱旗於巴川懼帝
系之墜緒故黜昏而崇賢嘉收功以垂世嗟在嗣而覆

旃德非陟而繼寧亹踰禹其必顛造步兵而長想欽太
傳之遺武思嘉遁之餘風紹素履之落緒民志應而願
稅國屯難而思撫譬乘舟之待楫象提釣之假縷總出
入於和就兼仁用於默語弘九流以揅四維復先陵而
清舊宇却西州之成功指東山之歸予惜圖南之啟運
恨鵬翼之未舉發津潭而迴邁逗白馬以憇舲貫射陽
而望邗溝濟通淮而薄甬城城陂陁兮淮驚波平原遠
兮路交過面荒野兮悲橋梓遡急流兮苦磧沙負千里

闕

謂信美其可娛身少長於樂土實長歎於荒餘

闕

具瘁值歲寒之窮節視曾雲之崔巍聆悲颺之

掩肩彌晝夜以滯淫怨凝陰之方結望新晴於落日起

明光於躋月眷轉蓬之辭根悼朔雁之赴越披微物而

疚情此思心其可說問徭役其幾時駭閱景於興沒感

曰歸於采薇予來思於雨雪豈初征之懼對冀鶴鳴之

在塗

闕

踰宿驚吾楫於邛鄉奚車正以事夏虺

左相以輔湯綿三代而享邑廁踐土之一匡嗟仲幾之
寵侮遂捨存以徵亡喜薛宰之善對美士彌之能綱升
曲垣之逶迤訪淮陰之所都原入跨之達恥俟遭時以
遠圖捨西楚以擇木追南漢以定謀亂益津而魏滅攀
井徑而趙徂播靈威於齊橫振餘猛於龍且觀讓通而
告豨曷始智而終愚迄沂上而停桓登高圮而不進石
幽期而知賢張揣景而示信本文成之素心要王子於
雲何豈無累於清霄直有槩於貞客始熙績於武關卒

敷功於皇肩處夷險以解挫弘憂虞以時順矜芳華之
翳晷哀飛驥之落駿傷粒食而興念眷逸翮而思振戾
臣山而東顧美相公之前代嗟殘虜之將麋熾餘焱於
海濟驅鯨推於淮曲暴鰥孤於泗澑託末命

閔

雲冀

靈武之北閱惟授首之在晨當盛暑而選徒肅嚴威以
振響漸溫澤而沾腴既雲撤於朐城遂席卷於齊都襄
四關其奚阻道一變而是孚傷炎季之崩弛長逆布以
滔天假父子以至愛借兄弟以偽恩相魏武以譖狂宄

謀奮於東藩桴未譟於東郭身已馘於樓門審貢牧於
前說證所作於舊徐聆泗川之浮磬翫夷水之螭珠草
漸苞於熾壤桐孤榦于嶧陽慨焉迹於尚世惠遺文於
夏書紛征邁之淹留彌懷古於舊章商伯文於故服咸
徵名於彭殤眺靈壁之層峰投呂縣之迅梁想躅水之
行歌雖齊汨其何傷啟仲尼之嘉問告性命以依方豈
苟然於迂論聆寓言於達莊於是濫石橋登戲臺策馬
釣渚息轡城隅永感四山零淚雙渠怨物華之推驛慨

舟壑之遞遷謂徂歲之悠閑結幽思之方根感皇祖之
徽德爰識冲而量淵降俊明以鏡鑑迴風猷以昭宣道
既底於國難惠有覃於黎元士頌歌於政教民謠詠於
渥恩兼采芑之致美協漢廣之發言強虎氏之搏翼濁
雲網於所禁驅黠萌以蘊崇取園陵而湮沈錫殘落於
河西序淪胥於漢陰攻方城而折局擾譙賴其誰任世
闕才而貽亂時得賢而興治救祖考之邦壞在幽人而
枉志體飛書之遠情悟鴻師之通識迨明達之高覽契

古今而同事拔淵謨於替機騁神鋒於雲旆驅斤澤而
風靡蹶坑谷而鳥竄中華免夫左衽江表此焉緩帶既
剋黜於肥六又作鎮於彭沛晏皇塗於國內震天威於
河外掃東齊而已寧指西嶠而將泰值秉均而代謝實
大業之興廢心無忝於樂生事有像於燕惠抱明哲之
不伐奉宏勲而是稅捐七州以爰來歸五湖以投袂屈
威績於平生申遠期於暮歲訪囊載於宋鄙採陽秋於
魯經晉申好於東吳鄭憑威於南荆故反師於曹門將

以塞於夷庚納五叛以長寇伐三邑以侵彭美西鉏之忠辭快韓厥之奇兵追項王之故臺迹霸楚之遺端挺宏志於總角奮英勢於弱冠氣蓋天而倒日力拔山而傾湍始飈起於勾越中電激於衡關興偏慮於攸客忘即易於所難忌陳錦而莫照思反鄉而有歎且夫殺義害嬰而慢豐疑縲賢不策失位誰持迨理屈而愈閉方怨天而懷悲對駿駢以發憤傷虞株於末詞陟亞夫之故營諒謀始之非託遭衰羸之崩綱值威炎之結絡迄

皓首於阜陵猶謬覺於然諾視一人於三傑豈在己之庸弱置豐沛而不舉故自同於俎鑊發卞口而游歷迄西山而弭轡觀終古之幽憤懷元王之冲粹丁戰國之權爭方括心於道肆學浮丘以就德友三儒以成類潔流始於初源累仁基於前美撥楚族之休廟傳芳素於來祀彊見譽於清虛德致稱於千里或避寵以辭姻或遺榮而不仕政直言以安身駿絕才以喪已驅信道之成終表昧世之虧始悟介焉之已差則不俟於終日既

防萌於未著雖念德其何益爾乃益佩發節雷隱蟬驚
散葉黃柯芳鶯飾萌麥萋萋於旄丘柳依依於高城相
雎鳩之集河觀鳴鹿之食萍汎泗遠兮清川急秋冬近
兮緒風襲風流蕙兮水增瀾諍愁衿兮鑑戚顏愁盈根
而蘊際戚發條而成端嗟我行之彌日待征邁而言旋
荷慶雲之優渥周雙七於此季陶逸豫於京甸違險難
於行川轉歸弦而眷戀望修檣而流連願關鄰之遄清
遲華鑾之凱旋穆淳風於六合溥洪澤於八埏頌賢愚

於大小順規矩於方圓固四民之獲所宜稅稷於萊田
苦邯鄲之難步庶行迷之易產長守朴以終稔亦拙者
之政焉

歸塗賦

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賦或欣在觀國或怵在斥徒或
述職邦邑或羈役戎陳事由於外興不自己雖高才可
推求懷未愜今量分告退反身草澤經塗履運用感其

心賦曰

承百世之慶靈遇千載之優渥匪康衢之難踐諒跬步
之易局踐寒暑以推換眷桑梓以緬邈虢簪帶於窮城
反巾褐於空谷果歸期於願言獲素念于思樂于是舟
人告辦佇楫在川觀鳥候風望景測圓背海向溪乘潮
傍山悽悽送歸悠悠告旋時旻秋之杪節天既高而物
衰雲上騰而鴈翔霜下淪而草腓捨陰漠之舊浦去陽
景之芳蕤林乘風而飄落水鑒月而含輝發青田之枉
渚逗白岸之空亭路威夷而詭狀山側背而異形停余

舟而淹留搜縉雲之遺跡漾百里之清潭見千仞之孤
石歷古今而長在經盛衰而不易

羅浮山賦

客夜夢見延陵茅山在京之東南明日得洞經所載羅
浮山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通羅浮正與夢中意相會
遂感而作羅浮山賦曰

若乃茅公之說神化是悉數非臆度道單悒惄洞四有
九此惟其七潛夜隱輝幽境朗日故曰朱明之陽宮耀

真之陰室洞穴之寶衢海靈之雲術伊離情之易結諒
沈念之羅浮發潛夢於永夜若遡波而乘桴越扶輿之
細漲上增龍之合流鼓蘭柂以水宿杖桂策以山遊

嶺表賦

若乃長山欵跨外內乖隔下無伏流上無夷跡虜鹿望
岡而旋歸鴻鴈覩峰而返翮既陟麓而踐坂遂升降於
山畔顧後路之傾巘眺前磴之絕岸看朝雲之抱岫聽
夕流之注澗羅石綦布怪譎橫越非山非阜如樓如闕

班采類繡明白若月蘿蔓絕攀苔衣流滑

怨曉月賦

卧洞房兮當何悅滅華胥兮弄曉月昨三五兮既滿今
二八兮將缺浮雲塞兮收泛灑明舒照兮殊皎潔墀除
分鏡鑑房櫳兮澄澈

長谿賦

潭結綠而澄清瀨揚白而載華飛急聲之瑟汨散輕文
之連羅始鏡底以如玉終積岸而成沙

江妃賦

招寃定情洛神清思覃襄日之敷陳盡古來之妍媚矧
今日之逢迎邁前世之靈異姿非定容服無常度兩宜
歡顰俱適華素于時升月隱山落日映嶼收霞歛色迴
飈拂渚每馳情于晨暮矧良遇之莫叙授明琪以申贈
覩色授而寃與沈分湘岸延情蒼陰隔山川之表裏判
天地之浮沈承嘉約于往昔寧更貳于在今儻借訪于
文甫知斯言之可謚蘭音未吐紅顏若暉留眄光溢動

袂芳菲散雲轡之絡繹按靈輶而徘徊建羽旌而逶迤
奏清管之依微慮一別之長絕眇天末而永違

又江妃賦

小腰微骨朱衣皓齒綿視騰來靡容膩理嗟佳人之眇
邁眺宵際而皓語懼展愛之未期抑傾念而躊躇天台
二娥宮亭雙媛青桂神接紫衣形見或飄翰凌煙或潛
泳浮海萬里俄頃寸陰未改事雖假於雲物心常得於
無待

入道至人賦

爰有名外之至人乃入道而館真荒聰明以削智遁支
體以逃身於是卜居于仞左右窮懸幽庭虛絕荒帳成
煙水縱橫以觸石日參差於雲中飛英明於對溜積氤
氲而為峰推天地於一物橫四海於寸心超埃塵以貞
觀何落落此胸襟

逸民賦

闕
于天唯舍唯用其見也則如游龍其替也則如隱

鳳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有酒則舞無酒則醒不明不晦
不昧不貞蕭條秋首歲蕤春中弄琴明月酌酒和風御
清風以遠路拂白雲而峻興指寰中以為期望繫外而

延佇

辭祿賦

荷賞延之渥恩在弱齡而覃惠蒙聖達之眷顧得乘間
以沈泄雖鑣羈之有名恒遊獎而匪滯解龜紐於城邑
反褐衣於丘窟類人事於一朝與世物乎長絕自牽綬

於朱絲奄二九於斯年服纓佩於兩官執鞭笏於宰蕃

感時賦

夫逝物之感有生所同願年致悲時懼其速豈能忘懷
迺作斯賦

相物類以迨已閔文臂之匪賒揆大耋之或遄指崦嵫
于西河鑒三命于予躬怛行年之蹉跎于鶻鳩之先號
挹芬芳而夙過微靈芝之頻秀迫朝露其如何雖發嘆
之早晏諒大暮之同科

孝感賦

舉高檣于楊潭眇投迹于炎州貫廬江之長路出彭蠡而南浮于時月孟節季歲亦告暨離鄉眷壤改時懷氣戀丘墳而紫心憶桑梓而零淚孟積雪而抽荀王斷冰以鱠鮮奠柔葉于枯木起春波于寒川顧微心之庸褊謝精靈于昭晰擁永慕而莫從曾遐感而靡徹

傷已賦

嗟夫卞賞珍于連城孫別駿于千里彼珍駿以貽愛此

陋容其敢擬丁曠代之渥惠遭謬眷于君子眺徂歲之
驟經覩芳春之每始始春芳而羨物終歲徂而感已貌
憔悴以衰形意幽翳而苦心出余惆而載坐闢襜幌以
迴臨望步檐而周流眺幽閨之清陰想輕綦之往跡餐
和聲之餘音播芬煙而不熏張明鏡而不照歌白華之
絕曲奏蒲生之促調

表

勸伐河北表

自中原喪亂百有餘年流離寇戎湮沒殊類先帝聰明神武哀濟羣生將欲盪定趙魏大同文軌使父凋反於正化偏俗歸於華風運謝事乖理違願絕仰德抱悲恨存生盡況陵鑿未幾凶虜伺隙預在有識誰不憤歎而景平執事並非其才且遘紛京師豈慮託付遂使孤城窮陷莫肯極忠烈囚朔漠鯀河三千翻為寇有晚遣鎮戍皆先朝之所開拓一旦淪亡此國恥宜雪被於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染逆虜窮苦備罹徵調賦斂靡有止已

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禍家破闔門比屋此亦仁者所
為傷心者也咸云西虜舍末遠師籠外東虜乘虛呼可
掩襲西軍既反得據關中長圍咸陽還路已絕雖遣救
援停住河東遂乃遠討大城欲為首尾而西寇深山重
阻根本自固徒巢窟未足相挫師老於外國虛於內
時來之會莫復過此觀兵耀威實在茲日若相持未已
或生事變忽值新起之衆則異於今苟乖其時難為經
略雖兵食倍多則萬全無必矣又歷觀前代類以兼弱

為本古今聖德未之或殊豈不以天時人事理數相得
興亡之度定期居然故古人云既見天殃又見人災乃
可以謀昔魏氏之強平定荆冀乃乘袁劉之弱晉世之
盛拓開吳蜀亦因葛陸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於史策
者也自羌平之後天下亦謂虜當俱滅長驅滑臺席卷
下城奪氣喪魄指日就盡但長安違律潼關失守用緩
天誅假延歲月日來至今十有二載是謂一紀曩有前
言况五胡代數齊世虜期餘命盡於來年自相攻伐兩

取其困下莊之形驗之今後仰望聖澤有若渴饑注心
南雲為日已久來蘇之冀實歸聖明此而弗乘後則未
兆即日府藏誠無兼儲然凡造大事待國富兵強不必
乘會於我為易責在得時器械既充衆力粗足方於前
後乃當有優常議損益又證冀州口數百萬有餘田賦
之沃著自貢典先才經創基趾猶存澄流引源桑麻蔽
野強富之實昭然可知為國長久之計孰若一往之費
邪或懲關西之敗而謂河北難守二境形勢表裏不同

關西雜居種類不一昔在前漢屯軍霸上通火甘泉況乃遠戍之軍值新故交代之際者乎河北悉是舊戶差無雜人連嶺判阻三關作隘若遊騎長驅則沙漠風靡若嚴兵守塞則冀方山固晉龍西傷破鼂錯興言匈奴慢侮賈誼憤歎方於今日皆為賒矣晉武中主耳值孫皓虐亂天祚其德亦由鉅平奉策荀賈折謀故能業崇當年區宇一統况今陛下聰明聖哲天下歸仁文德與武功並震霜威共素風俱舉協以宰輔賢明諸王美令

岳牧宣烈虎臣盈朝而天或遠命亦同敵不滅矧伊頑
虜假日而已哉伏惟深機志務久定神謨臣卑賤側陋
竄景巖穴實仰希太平之道傾覩岱宗之封雖乏相如
之筆庶免史談之憤以此謝病京師萬無恨矣久欲上
陳懼在觸置蒙賜恩假暫違禁省消渴十年常慮朝露
抱此愚志昧死以聞

謝封康樂侯表

昔強氏暴虐恃僭歷紀既噬五都志吞六合遂陷沒西

河傾覆南漢凌藉紀郢跨越淮泗于時策畫惟疑地險
已謝咸恩君臣同泯有生無餘亡祖奉國威靈董符戎
重盡心所事尅黜禍亂功參盤鼎胙土南服逮至臣身
值遭秦路日月改暉榮落代運輸稅唐化生辛無已不
悟天道下濟鴻均曲成迺眷遐績式是興徵分虎紐龜
復顯茅土鳴玉挹紱班景元勛澤洽往德恩覃來胤永
惟先蹤遠感崩結豈臣厄弱所當忝承臣聞至公無私
甄善則一皇恩遠被殘代可侔是以信陵之賢簡在高

祖之心望諸之道復獲隆漢之封觀史歎古欽茲盛美
豈謂榮渥近霑微躬傾宗殞元心識其會酬恩答厚罔
知所由

詣闈上表

臣自抱疾歸山于今三載居非郊郭事乖人間幽棲窮
巖外緣兩絕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以去月二十八日
得會稽太守臣顥二十七日疏云比日異論噂唼此雖
相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微為其防披疏駁惄不解所由

便星言奔馳歸骨陛下及經山陰防衛彰赫彭排馬槍
斷截衢巷負遷縱橫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為何事及
見覲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罔懼臣昔忝近侍豫
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證非但顯戮司敗以正
國典普天之下自無容身之地今虛聲為罪何酷如之
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致謗之來要有由趣或輕死
重氣結黨聚羣或勇冠鄉邦効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
欲為逆節之罪山棲之士而構陵上之釁今影迹無端

假諱空設終古之酷末之或有匪忘其生實悲其痛誠
復內省不疚而抱理莫申是以牽曳疾病束骸歸欵仰
憑陛下天鑒曲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怖彌日
羸疾發動尸存恍惚不知所陳

牋

與盧陵王牋

會稽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
幽棲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

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貧厲競殿上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憶昔聞虛想巖穴若遺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書

答范光祿書

辱告慰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脚諸疾比春更甚憂慮故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成饑渴山澗幽阻音

塵濶絕忽見諸讚歎慰良多可謂俗外之詠尋覽止復味翫增懷輒奉和如別雖辭不足覩然意寄盡此從弟惠連後進文悟袁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遠呈

又

承祇洹法業日茂隨喜何極六梁徽緣竊望不絕即時
經始招提在所住山南南檐臨澗北戶背巖以此息心
當無所忝邪平生緬然臨紙累歎敬惜為先繼以音告
儻值行李輒復承問

答王衛軍問辨宗論書

靈運白一悟理質以經誥可謂俗文之談然書不盡意亦前世格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道人共求其衷猥辱高難詞徵理析莫不精究尋覽彌日欣若暫對輒復更伸前論雖不辨醉釋來問且以示懷耳海嶠岨迴披示無期臨白增懷眷歎良深

與弟書

聞惡溪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游此惡道

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

答弟書

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螭不如鄞縣車螯亦不如北海

答綱琳二法師書

披覽雙難欣若暫對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之
口然未厭於心聊伸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

志

遊名山志

夫农食人生之所資山水性分之所適今滯所資之累
擁其所適之性耳俗議多云歡足本在華堂枕嵒漱流
者乏於大志故保其枯槁余謂不然君子有愛物之情
有救物之能橫流之與非才不治故時有屈已以濟彼
豈以名利之場賢於清曠之域耶語萬乘則鼎湖有縱
轡論儲貳則嵩山有絕控又陶朱高揖越相留侯願辭
漢傳推此而言可以明矣

破石溪南二百餘里又有石帆修廣與破石等度質色

亦同傳云古有人以破石之半為石帆故名彼為石帆
此名破石

永寧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巫湖三面
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
石壁精舍

石門澗六處石門遡水上入兩山口兩邊石壁石邊石
巖下臨澗水

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華子岡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祿里先生第
子翔集此頂故華子為稱也

桂林頂遠則竦尖疆中

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餘左望湖中右傍長江
始寧又北轉一汀十里直指舍下園南門樓自南樓百
步許對橫山

論

辨宗論 問答附

同遊諸道人竝業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務寡頗多
暇日聊申繇來之意庶定求宗之悟釋氏之論聖道雖
遠積學能至累盡鑒生不應漸悟孔氏之論聖道既妙
雖顏殆庶體無鑒周理歸一極有新論道士以為寂鑒
微妙不容階級積學無限何為自絕今去釋氏之漸悟
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極一極異漸悟
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雖合各取然其離孔釋矣余
謂二談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之說敢以折中自許

竊謂新論為然聊答下意遲有所悟

法勗問敬覽清論明宗極雖微而一悟頓了雖欣新剖竊有所疑夫明達者以體理絕欲悠悠者以迷惑嬰累絕欲本乎見理嬰累繇於乖宗何以言之經云新學者離般若便如失明者無導是為懷理蕩患於茲顯矣若涉求未漸於大宗希仰猶累於塵垢則永劫劬勞期果緬邈既懷猶豫伏遲嘉訓

初答道與俗反理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權雖是假旨

在非假智雖是真能為非真非真不傷真本在於濟物
非假不遂假濟物則反本如此之劫無空勤期果有如
皎日

勗再問案論孔釋其道既同救物之假亦不容異而
神道之域雖頗也孔子所不誨實相之妙雖愚也釋
氏所必教然則二聖建言何乖背之甚哉

再答二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化地異也大而狹之華
民易於見理難於受教故閉其累學而開其一極夷人

易於受教難於見理故閉其頓了而開其漸悟漸悟雖可至昧頓了之實一極雖知寄絕累學之冀良由華人悟理無漸而謙道無學夷人悟理有學而誣道有漸是故權實雖同其用各異昔向子期以儒道為壹應吉甫謂孔老可齊皆欲窺宗而况真實者乎

鼎三問重尋答以華夷有險易之性故二聖敷異同之教重方附俗可謂美矣然淵極朗鑒作則於上愚民蒙昧伏從於下故作則宜審其政伏從必是其宗

令孔廢聖學之路而釋開漸悟之逕筌蹄既已紛錯
羣黎何由歸真

三荅冬夏異性資春秋為始末晝夜殊用緣辰暮以往復
况至精之理豈可逕接至粗之人是故傍漸悟者所
以密造頓解倚孔教者所以潛成學聖學聖不出六經
六經而得頓解不見三藏而以三藏果筌蹄歷然何疑
紛錯魚兔既獲羣黎以濟

僧維問承新論法師以宗極微妙不容階級使夫學

者窮有之極自然之無有若無契何須言無也若資無以盡有者焉得不謂之漸悟耶

初答夫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累盡則無誠如符契將除其累要須傍教在有之時學而非悟悟在有表託學以至但階級教愚之談一悟得意之論矣

維再問論云悟在有表得不以漸使夫涉學希宗當日進其明不若使明不日進與不言同若日進其明

者得非漸悟乎

再答夫明非漸至信由教發何以言之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然向道善心起損累出垢伏伏似無同善似惡乖此所務不俱非心本無累至夫一悟萬滯同盡耳

維三問荅云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夫尊教而推宗者雖不永用當推之時豈可不鑿令無耶若許其鑿合猶自賢於不合非漸

如何

三答顛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今豈可以假知之顛而侵常知之真哉今顛合賢於不合誠如來言竊有微證巫臣諫莊王之言物賒於已故理為情先及納夏姬之時已交於物故情居理上情理雲互物已相傾亦中智之率任也若以諫日為悟豈容納時之惑耶且南為聖也北為愚也背北向南非停北之謂向南背北非至南之稱然向南可以至南背北非是停北

非是停北故愚可去矣可以至南故悟可得矣

慧麟演僧維問當假知之壹合與真知同異

初答與真知異

麟再問以何為異

再答假知者累伏故理暫為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真
知者照寂故理常為用用常在理故永為真知

麟三問累不自除故求理以除累今假知之一合理
實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將何以去之乎

三答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恒觸者心日昏教為用者
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然滅之時在累伏之後也
伏累滅累貌同實異不可不察滅累之體物我同志有
無壹觀伏累之狀他已異情空實殊見殊實空異已他
者入於滯矣壹無有同我物者出於照也

鱗維問三世長於百年三千廣於赤縣四部多於戶
口七寶妙於石沙此亦方有小大故化有遠近得不
謂之然乎

初答事理不同恒成四端自有小大各得其宜亦有賢愚違方而處所謂世同時異物是人非譬割雞之政亦有牛刀佩璽而聽豈皆唐虞今謂言游體盡於武城長世皆覃於天下未之聞也且俱稱妙覺而國土精粗不可以精粗國土而言聖有優劣景迹之應本非所徵矣維再問論曰或道廣而事狹或事是而人非今不可以事之大小而格道之粗妙誠哉斯言但所疑不在此耳設令周孔實未盡極以之應世故自居宗此自

是世去聖遠未足明極夫降妙數階以接羣粗則粗者所不測然數階之妙非極妙之謂推此而言撫世者於粗為妙然於妙猶粗矣以妙求粗則無往不盡以粗求妙則莫覩其源無往不盡故謂之窮理莫覩其源故仰之彌高今豈可就顏氏所崇而同之極妙耶

再答今不藉顏所推而謂之為極但謂顏為庶幾則孔知幾矣且許禹昌言孔非本談以堯則天體無是同同

體至極豈計有之小大耶

維三問凡世人所不測而又昌言者皆可以為聖耶
三答夫昌言賢者尚許其賢昌言聖者豈得反非聖耶
日用不知百姓之迷蒙唯佛究盡實相之崇高今欲以
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未之有也苟所不知焉得不
以昌言為信既以釋昌為是何以孔昌為非耶

法綱問云敬披高論探研宗極妙判權實存旨儒道
遺教孔釋昌言折中允然新論可謂激流導源瑩拂

發揮矣詳復答勗維之間或謂因權以通或學而非
悟爾為玄句徒設無關於胸情焉竊所未安何以言
之夫道形天隔幾二險絕學不漸宗曾無戛戛馳騁
有端思不出位神崖崿由而登機峯何從而超哉若
勤務於有而坐體於無者譬猶揮毫鍾張之則功侔
羿養之能不然明矣蓋同有非甚礙尚不可以翫此
而善彼豈况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又
云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論曰

夫膏肓大道摧轉玄路莫尚於封有之累也蓋有不能祛有祛有者必無未有先盡有累然後得無也就如所言累盡則無耳為累之自去實不無待實不無待則不能不無故無無貴矣如彼重闇自晦無假火日無假火日則不能不設亦明無尚焉落等級而奇頓悟將於是乎躡矣暇任之餘幸思嘉釋

來難云同有非甚礙尚不可以既此而善彼豈况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此是拘於所習以生此

疑耳夫專翫筆札者自可不工於弧矢弧矢既工復翫筆札者何為不兼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封者之失造無而去滯何為不可得背借不兼之有以詰能兼之無非惟鍾胡愧射於更李羿養慙書於羅趙觸類之蹟始克巧歷之嘆今請循其本夫憑無以伏有伏久則有忘伏時不能知知則不復辨是以坐忘日損之談近出老莊數緣而滅經有舊說如此豈累之自去實無之所濟且明為晦新功在火日但火日不稱功於幽閭般若

不言惠於愚蠢耳推此而往詎俟多云

慧琳問云三復精議辨懶二家斟酌儒道實有懷於論矣至於去釋漸悟遺孔殆庶蒙竊惑焉釋云有漸故是自形者有漸孔之無漸亦是自道者無漸何以知其然耶中人可以語上久習可以移性孔氏之訓也一合於道場非十地之所階釋家之唱也如此漸絕文論二聖詳言豈獨衷束於教華拘於理將恐斥離之辨辭長於新論乎勗道人難云絕欲由於體理

當謂日損者以理自悟也論曰道與俗反本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物濟則反本問曰權之所假習心者亦終以為慮乎為曉悟之日與經之空理都自反耶若其永背空談翻為末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不答維麟假知中殊為藻艷但與立論有違假者以旋迷喪理不以鑽火致惑苟南向可以造越背北可以棄燕信燕北越南矣慮空可以洗心捐有可以祛累亦有愚而空聖矣如此但當勤般若以日忘瞻郢

路而驟進復何憂於失所乎將恐一悟之唱更躡於

南北之譬耶

孔雖曰語上而云聖無階級釋雖曰一合而云物有佛性物有佛性其道有歸所疑者漸教聖無階級其理可貴所疑者殆庶豈二聖異塗將地使之然斥離之歎始是有在辭長之論無乃角弓耶難云若其永背空談翻與末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可謂公孫之辭辨者之固矣夫智為權本權為智用今取聖之意則智即經

之辭則權傍權以為檢故三乘咸蹄筌既意以歸宗故般若為魚兔良由民多愚也故教迂矣若人皆得意亦何貴於攝悟假知之論旨明在有者能為達理之諫是為交賒相傾非悟道之謂與其立論有何相違燕北越南有愚空聖其理既當頗獲於心矣若勤者日忘瞻者驟進亦實如來言但勤未是得瞻未是至當其此時可謂向宗既得既至可謂一悟將無同轡來馳而云異轍耶

論曰繇教而信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無入照之分
問曰繇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若闇
信聖人理不關心政可無非聖之尤何繇有日進之

功

以下王衛軍問答

荅曰顏子體二未及於照則向善已上莫非闇信但教
有可由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關心賜以之二回以
之十豈直免尤而已實有日進之功

論曰暫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又曰

假知累伏理暫為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問曰暫知
為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
不得與真知等照然寧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
見理豈得云理暫為用又不知以何稱知

答曰不知而稱知者正以假知得名耳假者為名非暫
知如何不恒其用豈常之謂既非常用所以交賒相傾
故諫人則言政理悅已則犯所知若以諫時為照豈有
悅時之犯故知言理者浮談犯知者沈惑推此而判自

聖已下無淺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崇替之心矣

論曰教為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問曰教為用而累伏為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惟信而已謂此為累伏者此是慮不能竝為此則彼廢耳非為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

答曰累伏者屬此則廢彼實如來告凡厥心數孰不皆

然亦如來者更恨不就學人設言而以恒物為譏耳譬
如藥驗者疾易痊理妙者吝可洗洗吝復循環疾痊
安能起滅則事不侔居然已辨但無漏之功故資世俗
之善善心雖在五品之數能出三界之外矣平叔所謂
冬日之陰輔嗣亦云遠不必攜聊借此語以況入無果
無阻隔

頌

無量壽佛頌

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極羣生淨
土一何妙來者皆清英頽年欲安寄乘化好晨征

贊

王子晉讚

淑質非不麗難以之百年儲宮非不貴豈若登雲天王
子愛清淨區中實囂誼冀見浮丘公與爾共續翻

巖下見一老翁四五少年讚

感弘之荊州記初有採藥衡山

見一老翁四五少年對坐執書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衡山採藥人路迷糧亦絕遇息巖下坐正見相對說一老四五少仙隱不可別其書非世教其人必賢哲

維摩經十譬贊

聚沫泡合

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即異成貌狀消散歸虛壑君子識根本安事勞與奪愚俗駭變化橫復生欣怛

談

性內相表狀非炎安知火新新相推移熒熒非向我如

何滯着人終歲迷因果

芭蕉

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含萼不結核數華何由實至
人善取譬無宰誰能律莫昵緣合時當視分散日

聚幻

幻工作同異誰謂復非真一從逝物過既往亦何陳謬
者疑久近遠者皆自賓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夢

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狀盈眼前好惡迷一作萬

變既悟眇已往惜為浮物戀孰視婆娑盡寧當非赤縣

影響合

影響順形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相像似羣
有靡不然昧漠呼自己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恃

浮雲

泛濫明月陰蒼蔚南山雨能為變動用在我竟無取俄
已就飛散豈復得攢聚諸法既無我何由有我所

電

倏爍驚電過可見不可逐恒物生滅後誰復覈遲速慎勿空留念橫使神理恧發已道易孚忘情長之福

侍泛舟贊

汎鷁兮遊蘭池諸相委兮石參差日隱雲兮月照林風遼冷兮水漣漪

和范光祿祗洹像讚三首

范侯遠送像讚命余同作神道希微願言所屬軌

總三首期之道場

佛讚

惟此大覺因心則靈垢盡智照數極慧明三達非我一
援羣生理阻心行道絕形聲

菩薩讚

若人仰宗發性遺慮以定養慧和理斯附爰初四等終
然十住涉求至矣在外皆去

緣覺聲聞合讚

厭苦情多兼物志少如彼化城權可得寶誘以涅槃救爾生老肇元三車翻乘一道

銘

佛影銘

夫大慈弘物因感而接接物之緣端緒不一難以形檢易以理測故已備載經傳具著記論矣雖舟壑縵謝像法猶在感運欽風日月彌深法顯道人至自祇洹具說佛影偏為靈奇幽巖嵌壁若有存形容儀端莊相好具

足莫知始終常自湛然盧山法師聞風而悅於是隨喜
幽室即考空巖北枕峻嶺南映澗澗摹擬遺量寄託青
彩豈惟像形也篤故亦傳心者極矣道秉道人遠宣意
旨命余製銘以充刊刻石銘所始實由功被未有道宗
崇大若此之比豈淺思膚學所能宣述事經徂謝永眷
周已輒罄竭劣薄以諾心許徽猷秘奧萬不寫一庶推
誠心頗感羣物飛鵠有革音之期闡提獲自拔之路當
相尋於淨土解顏於道場聖不我欺致果必報援筆興

言情迫其慨

羣生因染六趣牽纏七識迭用九居屢遷劇哉五陰卷
矣四緣遍使轉輪苦根迷遭迷遭未已轉輪在已四緣
雲薄五陰火起亹亹正覺是極是理動不傷寂行不乖
止曉爾長夢貞爾沈波以我神明成爾靈智我無自我
實承其義爾無自爾必祛其僞僞既殊塗義故多端因
聲成韵即色開顏望影知易尋響非難形聲之外復有
可觀觀遠表相就近暖景匪質匪空莫測莫領倚巖輝

林傍潭鑒井傍空傳翠激光發問金好冥漠白豪幽曖
日月居諸胡寧斯慨曾是望僧擁誠俟對承風遺則曠
若有槩敬圖遺蹤疏鑿峻峰周流步欄窺窟房櫬激波
映墀引月入窓雲往拂山風來過松地勢既美像形亦
雋彩淡浮色羣視沉覺若滅若無在摹在學由其潔精
能感靈獨誠之云孚惠亦孔續嗟爾懷道慎勿中惕弱
喪之推闡提之後反路今覩發蒙茲覩式厲厥心時逝
流易敢銘靈宇敬告震錫

書帙銘

懷幽卷蹟戢妙抱密用舍以造舒卷不失亮惟勤玩無
或暇逸

七

七濟

朝食既畢摘菓堂陰春惟杌杷夏則林檎

謀

宋武帝謀

九有同悲四海等哀矧伊下臣思戀徘徊敢遵前典式
述聖徽乃作誄曰

舜潛歷巖高晦泗渚龍德而隱風積乃舉皇之遁世屯
難方阻峩此區寰閔爾淪胥太元之季權戚攜薄隆安
之初主相蒙弱嶽牧糾虔朝廷紛錯妖橫乘隙蛟噴鯨
躍既擾奧區遂斥帝厘亂離斯瘼不後不先實賴明哲
授手康旃紀度廻薄餘分成閏舊晉中微偽楚藉釁躡
彼潛機整此英陣推亡必朽固存斯振盧循負險肆慝

遐嶺殄我江豫迫我臺省民既搖蕩國將遷鼎乘騶歸
轍式固皇境弘危濟險弭難釋殆虎騎驚隰舟師漲海
傾穴尋巢窮幽測昧昔去洛汭息肩江沚世更十君年
踰百紀國絕興復家成桑梓荒默莫恤頽國誰恥夏典
載禹九道是行商誥述湯兼攻是并勤彼周流協此經
營役鉞伐鼓赫赫明明乃敕衆師竟執戎昭誨以三略
惠以六韜雲撤周京席卷秦郊復禮前塋雪愧舊朝既
清西闢將旋東道中憇徐豫兼應燕趙業盛曩代惠侔

大造澤及四海功格八表悠悠聲教繩繩川陸北獻檀
襄南貢金竹鑿首冠弁穿胸歛服寒冗冗日巢棲玩屋
匪惟遐譚靈物偕就孰是人事自天所佑甘露芝草祥
雲瑞宿嘉禾連木素鳥皓獸昔之所感謳頌同音今之
所應幽顯一心宋克虞德晉猶唐欽曰總八紘于茲三
齡四維開張九流昭明敦儉務素欽賢愛萌制規作訓
闡校修經禮樂既甄雲雨未弘將陟井陘薄掃白登北
朔渴望飛旌衡輞東岱靈遲玉牒金縢天地不仁蒼生

寡福已荷一遇棄我何速梁顛太頽廿殞以贖同軌畢
至率土咸哀殊方均服樂樂素縗灑淚成雨響呌如雷
史臣考卜高山開基貞龜無遠遷靈有期嗣皇辟標羣
后崩悲就云不戚痛百在茲惟祖之夕流火始變秋月
未永飛漏急箭鳴蕭哀噭金觴虛奠列駕長隧發輦華
殿華殿既謝長隧是幸雙蓋躋躇六閑引領攀援容貌
眷戀俄頃哀哀百僚長辭含鯁奉教百朝執鞭三始從
履五牧年歷十祀天光下濟謬蒙眷齒愧微刀筆頤預

遊止垂幕待講接筵餐理修曙朗夕登臺泛沼匪月匪
日無晏無早如何一旦緬邈穹昊徽容未遠聖靈超然
收淚即路含戚何言風霜蕭瑟山海蒼茫地苦情矜節
速心傷孰是幽哀實戀我皇情思如環謾蘇豈忘

宋盧陵王誄

事非淮南而痛深於中霧迹在任城而暴甚於仰毒託
體皇極銜怨至盡豈惟有識傷慨故亦率土悽心蓋出
罔已之悲以陳酸切之事云爾誄曰

哀哀君王終仁且德在枉無言即臯有默曾是忍虛古
來一酷身微咎累痛踰酖毒何斯禍斯乃怨乃辱命如
可延人百其贖矜急景之難留悼驚波之易淪自君王
之寘漠歷彌稔於此春聆鳴禽之響谷視喬木之陵雲
咸感節而興悅獨懷悲而莫申候射隼於高墉赫王典
以正刑服二幸于北狩致九伐于南荆發酸痛於仁詔
令寵贈于哀心布悽楚于帝言攄綺繆于皇音

曇隆法師誄

夫協理置論百家未見其是因心自了一已不患其躡而終莫相辨我若咸歎翻淪得拔竟知于誰冀行跡立則善惡靡徵欲聲名傳則薰蕕同歇然意非身之所挫期出命之所限者目所親覩見之若人矣慧心朗識發于髫辯生自豪華家贏金帛加以巧乘騎解絲竹秣絕景于康衢弄管弦于華肆者非徒經旬涉朔彌歷年稔而已諒趙李之咸陽程鄭之臨印矣既而永夜獨悟中飲興歎曰悲夫欣厭迭來終歸憂苦不杜其根於何超

絕且三界迴沈諸天倏瞬况齊景牛山趙武企陰催促
節物逼迫霜露推此願言伊何能久慨然有擯落榮華
兼濟物我之志母氏矜其心姊弟申其操遂相許諾出
家求道一身既然闔門離世妻子長絕歡娛永謝豈唯
向之靡樂判之感年終古恩愛於今化別矣旅舟南溯
投景廬嶽一登石門香爐峰六年不下嶺僧衆不堪其
操法師不改其節援物之念不以幽居自抗同學嬰疾
振錫萬里相救余時謝病東山承風遙羨豈望人期頗

以山招法師至止鄙人榮役前詩叙粗已記之故不重
頗及中間反山成說欵盡遂獲接棟重崖俱挹迴澗茹
芝术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者再歷寒暑非直山陽靡
喜愠之容令尹一進已之色實明悟幽微祛滌近滯蕩
客澡垢日忘其疾庶白首同居而乖離無象信順莫歸
徵集何緣晚節罹疊遠見參尋至止阻闊杳塵殆絕值
暑遘疾未旬即化誠存亡命也此行顧實有由承凶感
痛寔百常情紙墨幾時非以斯名蓋欽志節追感平生

自不能默已故投懷援筆其辭曰

仰尋形識俯探理類採聲知律拔茅觀彙物以靈異人
以智貴即是神明觀鑒意謂爰初在稚慧心夙察吐翕
芳華懷抱日月如彼蘭苑風過氣越如彼天倪雲被光
發求名約身規操束已儻或遇世曾未近似生以意泰
意管生理孰是歡慰程鄭趙李家畜金繒才練藝技驤
首揮霍繁絃綺靡酒娛調促意妍服侈朝迫景曛夕忌
星徒悠悠白日淒淒良夜年往歡流厭來情舍苦樂環

迴終卒代謝棄而更適生速名偕誰能易奪何術推移
精粗渾清善惡參差即心有限在理莫規試覈衆肆庶
獲所窺道家躡近羣流缺遠假名恒誰傍義豈反獨有
兼忘因心則善傷物沈迷羨彼驅遣變服京師振錫廬
頂長別榮冀永息幽嶺含華襲素去繁就省人苦其難
子取其靜昏之視明即愚成絕智之秉情對理斯涅客
既弗祛滯亦安拔子之矜之為爾苦節節苦在已利貞
存彼以明闇逝以慈累徒欲以援物先宜濟此發軫情

違終然理是梁鴻攜妻荷蓀見子雞黍接人行歌通已
於世曰高於道殊鄙始見法師獨絕神理形壽易盡然
諾難判乘心即化棄身靡歎懷道彌厲景命已晏矜物
辭山終身旅館嗚呼哀哉魂氣隨之延陵已了鳶蠟同
施漆園所曉委骸空野豈異豈矯幸有遺餘耶給蟲鳥
嗚呼哀哉緬念生平同幽共深相率經始偕是登臨開
石通澗剔柯疏林遠眺重疊近矚嶧欽事寡地間尋微
探賾何句不研奚疑弗折帙舒軸卷藏拔紙襞問來答

往俾日餘夕沮溺耦耕夷齊共薇跡同心歡事異意違
承疾懷灼聞凶憑悲孰云不痛零淚沾衣嗚呼哀哉行
久節移地邊氣改終秋中冬踰桂投海永念伊人思深
情倍俯謝常人仰愧無待嗚呼哀哉

廬山慧遠法師誄

道存一致故異化同暉德合理妙故殊方齊致昔釋安
公振玄風于闢石法師嗣沫流于江左聞風而悅四海
同歸爾乃懷仁山林隱居求志于是衆僧雲集勤修淨

行同法餐風棲遲道門可謂五百之季仰紹舍衛之風
廬山之喂俯傳靈鷲之旨洋洋乎未曾聞也予志學之
年希門人之末惜哉誠願弗遂永違此世春秋八十有
四義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年踰從心功遂身亡有
始斯終千載垂光嗚呼哀哉乃為誄曰

於昔安公道風允被大法將盡頽綱是寄體靜息動懷
貞整偽事師以孝養徒以義仰弘如來宣揚法雨俯受
法師威儀允舉學不闕牖鑒不出戶粳糧雖御獸為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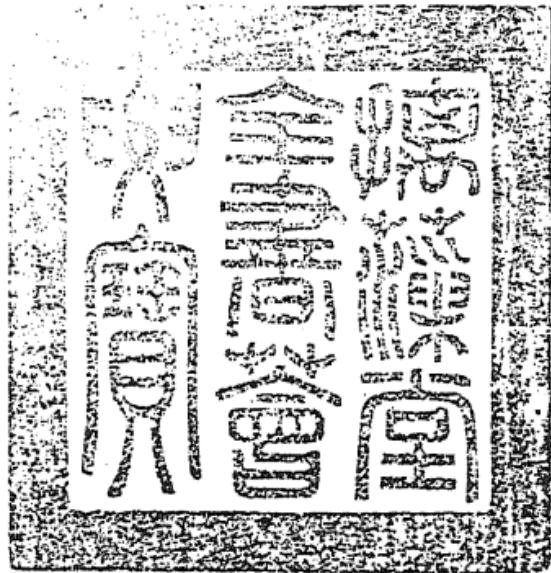
楚朗朗高堂肅肅法庭既嚴既靜愈高愈清從容音旨
優游儀形廣演慈悲饒益衆生堂堂其氣豐譽其資鬱
角味道辭親隨師供奉三寶祈微辨疑感化濟濟仁德
怡怡於焉問道四海承風有心載馳戒德鞠躬令聲續
振五濁暫隆弘道讚揚彌虐彌冲十六王子孺童先覺
公之出家年未志學如彼鄧林甘露潤澤如彼瓊瑤既
磨既琢大宗戾止座衆龍集聿來胥宇靈寺奚立舊望
研幾新學時習公之勗之載和載輯乃修什公宗望文

泰乃延禪衆親承三昧衆美合流可上可大穆穆道德
超于利害六合俱否山崩海竭日月沈暉三光寢晰衆
麓摧柯連波中結鴻化垂緒微風永滅嗚呼哀哉生盡
冲素死增傷悽單繁土櫛示同歛骸人天感悴帝釋慟
懷習習遺風依依餘淒悲夫法師終然是棲室無停響
途有廣蹊嗚呼哀哉端木喪尼哀直六年仰慕殊泗俯
憚臥塋今子門徒實同斯喜晨掃虛房夕泣空山嗚呼
法師何時復還風嘯竹柏雲靄巖峰川壑如泣山林改

容自昔聞風志願歸依山川路邈心往形違始終銜恨
宿緣輕微安養有寄閭浮無希嗚呼哀哉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吳紹恩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十六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五十五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十六

明 張溥 輯

謝靈運集

樂府

康樂樂府多閑文
姑從茂倩舊次

善哉行

以下四言

陽谷躍升虞淵引落景曜東隅日晚西薄三春燠敷九
秋蕭索涼來溫謝寒往暑却居德斯頤積善嬉謔陰灌

陽叢凋華墮萼歡去易慘悲至難鑠擊節

樂府作激涕

當歌

對酒當酌鄙哉愚人戚戚懷瘼善哉達士滔滔處樂

隴西行

昔在老子至

一作志

理成篇柱大傾小綆短絕泉鳥之棲

遊林檀是閑韶樂牢膳豈伊攸便胡爲乖枉從表方圓
耿耿僚志慊慊丘園善歌以咏言理成篇

日出東南隅行

以下五言

柏梁冠南山桂宮燿北泉晨風拂幙幌日照闔軒美

人卧屏席懷蘭秀瑤璠皎潔秋松氣淑德春景暄

關

長歌行

倏爍夕星流旻奕朝露團粲粲烏有停沴沴豈暫安徂
齡速飛電頽節駕驚驚湍覽物起悲縮顧已識憂端朽貌
改鮮色悴容變柔顏變改苟催促容色烏盤桓亹亹衰
期迫靡靡壯志闌既慙臧孫慨復愧楊子歎寸陰果有
逝尺素竟無觀幸賒道念戚且取長歌歡

苦寒行 二首

歲歲層冰合紛紛霰雪落浮陽減清暉寒禽叫悲壑饑
饑煙不興渴汲冰枯涸

又載初學記
疑有闕文

樵蘇無夙飲鑿冰煮朝食悲矣採薇唱苦哉有餘酸

豫章行

短生旅長世恒覺白日欹覽鏡晚頰容華顏豈久期苟
無迴戈術坐觀落崦嵫

闕

相逢行

樂府作惠連今從藝文作靈運

行行即長道道長息班草邂逅賞心人與我傾懷抱衷

世信難值憂來傷人平生不可保

一解陽華與春渥陰柯

長秋稿心慨榮去速情苦憂來早日華難久居憂來傷

人諄諄亦至老

二解親黨近邱庇昵君不常好九族悲素

纍三良怨黃鳥適朱白即頽憂來傷人近縗潔必造

三解

水流理就濕火炎同歸燥賞契少能諧斷金斷可寶千

計莫適從憂來傷人萬端信紛繞

四解巢林宜擇木結友

使心曉心曉形迹略略適誰能了相逢既若舊憂來傷

人片言代紵縞

五解

折楊柳行二首

鬱鬱河邊樹青青野田草舍我故鄉客將適萬里道妻妾率衣袂技淚沾懷抱還拊幼童子顧托兄與嫂辭訣未及終嚴駕一何早負斧引丈舟飢渴常不飽誰令爾貧賤咨嗟何所道

騷屑出穴風揮霍見日雪颼颼無父搖啟皎幾時潔未覺泮春冰已復謝秋節空對尺素遷獨視寸陰滅否柔

未易繫秦茅難重拔桑苧送生蓮語默寄前哲

泰山吟

岱宗秀維岳崔嵬刺雲天峯崿既嶮巇觸石輒半綿

樂府

作平
眠登封瘞崇壇降禪藏肅然石間何掩藹明堂祕靈

篇

君子有所思行

總駕越鍾陵還顧望京畿躡躅周名都遊目倦

一作忘
卷

歸市鄙無阨

夾

室世族有高閨密親麗華苑軒裳飭

通達孰是金張樂諒由燕趙詩長夜恣酣飲窮年弄音
徽咸往速露墜衰來疾風飛餘生不歡娛何以竟暮歸
寂寥曲肱子瓢飲療朝饑所秉自天性貧富豈相譏

悲哉行

陸士衡集亦載此詩誤也陸別有一首

萋萋春草生王孫遊有情差池鷺始飛天裏桃一作柳非始
榮灼灼桃悅色飛飛燕弄聲簷工雲結陰澗下風吹清
幽樹雖改觀終始在初生松蕙歡蔓延樛葛欣蘿縈眇
然遊宦子晤言時未笄鼻感改朔氣眼一作傷變節榮

宅傑豈徒然。漣一作細漫絕音形風來不可托。鳥去豈為。

聽

會吟行

六引緩清唱三調停繁音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會
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敷績壺冀始刊木至江汜列宿
炳天文負海橫地理連峯競千仞背流各百里澑池溉
穠稻輕雲曖松杞兩京愧佳麗三都豈能似層臺指中
天高墉積崇雉飛燕躍廣途鷁首戲清沚肆呈窮窪容

五臣
作客

路曜娘娟子自來彌世一作年代賢達不可紀勾踐

善廢興越叟識行止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東方就
旅逸梁鴻去桑梓牽綬書土風辭蟬意未已

緩歌行

飛客結靈友凌空萃丹丘習習和風起采采形雲浮一作流
娥皇發湘浦霄明出河洲宛宛連螭轡裔裔振龍旒

輞一作闕

燕歌行

孟冬初寒節氣成悲風入閨霜依庭秋蟬噪柳燕醉樂

府

接作憶念君行役怨邊城君何崎嶇久徂征豈無膏沐感

鶴鳴對君不樂淚沾襟閑窓開悵弄秦箏調絃促柱多

哀聲遙夜明月鑒帷屏誰知河漢淺且清展轉思服悲

明星

鞠歌行

以下雜言

德不孤兮必有鄰唱和之契冥相因譬如虬虎兮來風
雲亦如形聲影響陳心歡賞兮歲易淪隱玉藏彩疇識

真叔牙顯夷吾親郢既歿匠寢斤覽古籍信伊人永言
知己感良辰

順東西門行

出西門眺雲間揮斤扶木墜虞泉信道人鑒徂川思樂
暫捨誓不旋閨九九傷牛山宿心載違徒昔言競落運
務頽年招命儻好相追牽酌芳醑奏繁絃惜寸陰情固

然

上留田行

薄遊出彼東道上留田薄遊出彼東道上留田循聽一
何轤轤上留田澄川一何皎皎上留田悠哉過矣征夫
上留田悠哉過矣征夫上留田兩服上阪電遊彙作雷逝上
留田舫舟下遊颺驅上留田此別既久無適上留田此
別既久無適上留田寸心繫在萬里上留田尺素遵此
千夕上留田秋冬迭相去就上留田素雪紛紛鶴委上
留田清風颺颺入袖上留田歲云暮矣增憂上留田歲
云暮矣增憂上留田誠知運來詎抑上留田熟視年往

莫留上留田

詩

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詩

四言

詳觀記牒鴻荒莫傳降及雲鳥曰聖則天虞承唐命周
襲商艱江之永矣皇心惟眷矧乃暮春時物芳行濫觴
逶迤周流蘭殿禮備朝容樂闋夕宴

述祖德詩二首

以下五言

序曰太元中王父龕定淮南負荷世業專主隆人逮

賢相徂謝君子道消拂衣蕃岳考卜東山事同樂生
之時志期范蠡之舉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兼抱濟物性而不攖垢氣段
生藩魏國展季救魯人弦高犒晤舊作謀師仲連却秦軍

臨組乍不繰對珪寧肯分惠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若

苔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塵竟誰嗣明哲垂選作時經綸

委講輶道論改服康世屯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河

外無反正江介有跋圯萬邦咸震懾橫流賴君子拯溺
繇道情龕暴資神理秦趙欣來蘇燕魏遲文軌賢相謝
世運遠圖因事止高揭七州外拂衣五湖裏隨山疏濬
潭傍巖藝粉梓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今

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淒淒陽卉腓皎皎寒潭絜潔
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鳴葭戾朱宮蘭卮獻時哲餞
宴光有孚和樂隆所缺在宥天下理吹萬韋方悅歸客

遂海隅脫冕謝朝列弭棹薄枉渚指景待樂闋河流有
急瀾浮駿無緩轍豈伊川途念宿心愧將別彼美丘園
道喟焉傷薄劣

從遊京口北固應詔

王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事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昔
聞汾水遊今見塵外鑠鳴笳發春諸稅鑾登山椒張組
眺倒景列筵矚歸潮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阜原隰荑
綠柳墟囿散紅桃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顧已枉維

繫撫志慙場苗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曾是紫舊想
覽物奏長謠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卒
苦誰為情遊子值頽暮愛似莊念昔父敬曾存故如何
懷土心持此謝遠度李牧愧長袖卻克慙麗步良時不
見遺醜狀不成惡曰余亦支離依方早有慕生幸休明
世親蒙冀達顧空班趙氏璧徒乖魏王瓠從來漸二紀

始得傍歸路將窮山海迹永絕賞心悟

鄰里相送至方山

祗役出皇邑相期憇甌越解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為盈遇物難可歇積疴謝生慮寡慾罕所闢資此永幽棲豈伊年歲別各勉日新志音虛慰寂蔑

過始寧墅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緇

磷謝清曠疲蕭慙貞堅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割竹
守滄海枉帆過舊山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洞汎巖峭嶺
稠疊洲紫渚連綿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蒼宇臨迴
江蕪觀基層巔揮手告鄉曲二載期歸旋且為樹粉牘
無令孤願言

富春諸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遡
流觸驚急臨坼阻參錯亮乏伯昏分險過呂梁壑游至

宜便習兼山貴止託平生協幽期淪躡困微弱久露干
祿請始果遠遊諾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懷抱既昭
曠外物徒龍蠖

七里瀨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石
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遭物
悼遷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心五臣作情豈屑末代謂目
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晚出西射堂

步出西城

集作
校

門遙望城西岑連障疊嶢崿青翠杳深

沈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節往感不淺感來念已深
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撫
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登池上樓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乍淵沈進
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狗祿反窮海卧痾對空林衾枕

昧節候褰開暫窺臨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峩嶃初景革
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幽
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持操豈獨古
無悶徵在今

遊南亭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久
淹昏蟄苦旅館眺郊歧澤蘭漸被徑芙蓉始發池未厭
青春好已觀朱明移戚戚感物歎星星白髮垂藥餌情

所止衰疾忽在斯逝將候秋水息景偃舊崖我志誰與
亮賞心惟良知

遊赤石進帆海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周
覽倦瀛璫况乃凌窮髮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揚帆
採石華掛席拾海月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仲連輕
齊組子年眷魏闕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請附任公
言終然謝天伐

登江中孤嶼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懷新道轉迥尋異景不延亂
流趨正絕五臣作孤嶼孤嶼媚中川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

鮮夷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想像崑山姿緬邈區中緣
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

登永嘉綠嶂山詩

裹糧仗輕策懷遲上幽室行源徑轉遠距陸情未畢澹
歛結寒姿團樂潤霜質澗委水屢迷林迴巖逾密眷西

謂初月顧東疑落日踐一作殘夕奄昏曙蔽翳皆周悉盡

上貴不爭履二美貞吉幽人常坦步高尚邈難匹顧阿
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已交繕性自此出

郡東山望溟海詩

一作東山望海

開春獻初歲白日出悠悠蕩志將愉樂瞰海庶忘憂策
馬步蘭臯縹控息椒丘采蕙遵大薄塞若履長洲白花
嶠陽林紫蘿一作祖春流非徒不弭忘覽物情彌道萱

蘓始無慰寂寞終可求

遊嶺門山詩

西京誰脩政龔汲稱良吏君子豈定所清塵慮不嗣早
蒞建德鄉民懷虞芮意海岸常寥寥空館盈清思協以
上冬月晨遊肆所喜千折邈不同萬嶺狀皆異威摧三
山峭薄汨兩江駛漁舟一作商豈安流樵拾謝西芘人生
誰云樂貴不屈所志

石室山詩

清旦索幽異放舟越垌郊莎莎蘭渚急藐藐苔嶺高石

室冠林阨飛泉發山椒虛泛徑千載崕崿非一朝鄉村
絕聞見樵蘇限風霄微戎無遠覽總笄羨升喬靈域久
韜隱如與心賞交合歡不容言摘芳弄寒條

登上戺石鼓山詩

旅人心長久憂憂自相接故鄉路遙遠川陸不可涉汨
汨莫與娛發春托登躡歡願既無並戚慮庶有協一作性
極目睐左闊廻顧眺右狹日末澗增波雲生嶺逾疊白
芷競新苔綠蘋齊初葉摘芳芳靡謾愉樂樂不變佳期

緬無像騁望誰云愴

行田登海口盤嶼山

羈苦孰云慰觀海藉朝風莫辨洪波極誰知大壑東依
稀采菱歌彷彿含嚙容遨遊碧沙渚遊行丹山峯

白石巖下徑行田

小邑居易貧災年民無生知淺懼不周愛深憂在情舊
業橫海外蕪穢積頽齡饑餕不可久甘心務經營千項
帶遠堤萬里瀉長汀洲流涓澗合連統塍埒并雖非楚

宮化荒闕亦黎萌雖非鄭白渠每歲望東京天鑒儻不
孤來茲驗微誠

齋中讀書

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虛
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卧疾豐暇豫翰墨時間作懷抱
觀古今寢食展戲謔既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執戟亦
以疲耕稼豈云樂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

命學士講書

卧病同淮陽寧邑曠武城弦歌愧言子清淨謝伏生古
人不可攀何以報恩榮時往歲易周聿來政無成曾是
展予心招學講羣經鑠金既云刃凝土亦能型望爾志
尚隆遠嗣竹箭聲敢謂荀氏訓且布一作有蘭陵情待罪
豈父期禮樂俟賢明

種桑詩

詩人陳條柯亦有美攘剔前修為誰故後事資紡績常
佩知方誠愧微富教益浮陽鴦嘉月藝桑迨閒隙疎欄

發近郢長行達廣場墳流始逐泉酒塗猶跬跡俾此將
長成慰我海外役

初去郡

彭薛裁知耻貢公未遺榮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伊
余秉微尚拙訥謝浮名廬園當棲巖卑位代躬耕顧已
雖自許心迹猶未并無庸方選作妨周任有疾像長卿畢

娶類尚子薄遊似邴生恭承古人意促五臣作假裝返柴荆

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理

棹過還期遵諸鴛脩坰
迥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
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憇石挹飛泉攀林寧落英戰勝臘
者肥鑒止流歸停即是羲唐化獲我擊壤情一作
春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樵隱俱在山繇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痾亦園中中

園

一作
園中

屏氛雜清曠招遠風卜室倚北阜啓扉面南江

激澗代汲井揷槿當列墉羣木既羅戶衆山亦當

善作
對

窓靡迤趨下田作岫迢遞瞰高峯寡欲不期勞即事罕

人功唯開蔣生徑永懷求羊蹤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
同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澹忘歸出
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欽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
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逕愉悦偃東扉慮澹物
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登石門最高頂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疏峯抗高館對嶺臨迴溪長

林羅戶穴

一作庭

積石擁階基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

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駛歎歎夜猿啼沈
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心契九秋睞目翫三春荑居常
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廻溪石瀨茂林脩竹

躋險策幽居披雲卧石門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嫋
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繇敷芳塵

凝瑤席清醑滿金尊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結念屬
霄漢孤景莫與諉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猿早聞夕飈
急晚見朝日暾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感往慮有復
理來情無存庶持乘日車逕作日用得以慰營魂匪為衆人

說冀與智者論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舍舟眺迴渚停策倚茂松側
逕既穿宛環洲亦玲瓏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石橫

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初篁苞
綠蘚新蒲含紫首海鷗戲春岸天鷄集和風撫化心無
厭覽物眷彌重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孤遊非情歎
賞廢理誰通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泣凌
迤傍隈隩迢遞陟陘峴過澗既厲急登棧亦陵緬川渚
屢徑復乘流翫迴轉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企石挹

飛泉攀林摘葉卷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握蘭勤徒
結折麻心莫展情用賞為美事昧竟誰辨觀此遺物慮
一悟得所遺

過白岸亭詩

拂衣遵沙垣緩步入蓬屋近澗涓密石遠山映疎木空
翠難强名漁釣易為曲援蘿聆青崖春心自相屬交交
止栩黃吻吻食萍鹿傷彼人百哀嘉爾承筐樂榮悴迭
去來窮通成休憾未若長疎散萬事恒抱朴

夜宿石門詩

拾遺作石
門巖上宿

朝寒苑中蘭畏彼霜下歇暝還雲際宿美此石上月鳥鳴識夜棲木落知風發異音同至聽殊響俱清越妙物莫為賞芳醑誰與伐美人竟不來陽阿徒晞髮

南樓中望所遲客

杳杳日西頽漫漫長路迫登樓為誰思臨江遲來客興我別所期期在三五夕圓景早已滿佳人殊五臣
作猶未適即事怨揆擣感物方悽感孟夏非長夜晦明如歲隔瑤

華未堪折蘭若已屢摘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搔首

訪行人引領冀良觀

盧陵王墓下作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含悽泛廣川灑淚眺連岡
眷言懷君子沈痛切中腸道消結憤憊運開申悲涼神期
恒若存德音初不忘徂謝易永久松柏森已行延州協
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平生疑若
人通蔽互相妨理感心情慟定非識所將脆促良可哀

天枉特兼常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舉聲泣已瀝長
歎不成章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

醉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興張邴合父欲還東山聖
靈昔迴眷微尚不及宣何意衝飈激烈火縱炎煙焚玉
發崑峯餘燎遂見遷投沙理既迫如邛願亦愆長與歡
愛別永絕平生緣浮舟千仞壑總轡萬尋巔流沫不足
險石林豈為艱閩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事躋兩如直

心愜三遊賢託身青雲上棲巖挹飛泉感明盡氣昏貞
休康遠邇殊方感成貸微物豫采甄感深操不固質弱
易板纏曾是反昔園語往實欵然曩基即先築故池不
更穿果木有舊行壞石無遠延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
間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夫子照清素探懷授往篇

酬從弟惠連

五章。惠連西陵遇風賦康樂詩見本集

寢瘵謝人徒滅迹入雲峯巖壑寓耳目歡愛隔音容永
絕賞心望長懷莫與同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胸

心胸既云披意得咸在斯凌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夕
慮曉月流朝忌曛日馳悟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
分離別西川迴景歸東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更延傾
想遲嘉音果枉濟江篇卒勤風波事欵曲洲諸言
洲諸既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存空谷期猶
復惠來章祇足攬余思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
暮春雖未交仲春善遊遨山桃發紅萼野蕨漸紫苞嚶
鳴已悅豫幽居猶鬱陶夢寐佇歸舟釋我客與勞

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可見羊何

共和之

四章。集作登臨海嶠與從弟惠連一首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與子別山阿含酸赴脩畛中
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顧望胆未悄汀曲舟已隱

隱汀絕望舟驚棹逐

一作

驚流欲抑一生歡并奔千里

遊日落當棲薄繫纜臨江樓豈惟夕情歛憶爾共淹留
淹留昔時歡復增今日歎茲情已分慮况乃協悲端秋
泉鳴北澗哀猿響南巒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

攢念攻別心旦發清溪陰暝投荆中宿明登天姥岑高
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倘遇浮丘公長絕子徽音

初發石首城

白圭尚可磨斯言易為緇雖抱中孚文猶勞貝錦詩寸
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茲出宿
薄京畿晨裝搏曾颺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故山日
已遠風波豈還時迢迢萬里帆茫茫終何之遊當羅浮
行息必廬霍期越海陵三山遊湘歷九疑欽聖若旦暮

懷賢亦悽其皎皎明發心不為歲寒欺

入東道路詩

整駕辭金門命旅惟詰朝懷居顧歸雲指塗泝行颺屬
值清明節榮華感和韶陵隰繁綠杞墟圓粲紅桃鳴鳴
輩方雖纖纖麥垂苗隱軫邑里密緬邈江海遼滿目皆
古事心賞貴所高魯連謝千金延州權去朝行路既經
見願言寄吟謠

道路憶山中

采陵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人心皆絕越客腸今斷斷
絕雖殊念俱為歸慮欵在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追尋
棲息時偃卧任縱誕得性非外求自己為誰慕不怨秋
夕長常恒一作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懷故
臣新歡含悲忘春暖悽悽明月吹惻惻廣陵散殷勤訴
危柱慷慨命促管

入彭蠡湖口

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坼岸屢崩奔乘

月聽哀犹浥露馥芳蓀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
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三江事
多往九派理空存靈物忘珍怪異人秘精魂金膏滅明
光水碧綴五臣作輶流溫徒作千里曲絃絕念彌敦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

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既
枉隱淪客亦棲肥遁賢險徑無測度天路非術阡遂登
羣峯首邈若升藝文類聚作騰雲煙羽人絕鬢髣舟丘徒空筌

圖牒復磨滅碑版誰間傳莫辨百代後安知千載前且
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恒充俄頃用豈為古今然

登歸瀨三瀑布望兩溪

我行乘日垂故舟候月圓沫江免風濤涉清美漪連積
石竦兩溪飛泉倒三山亦既窮登涉荒藪橫目前窺巖
不覩景披林豈見天陽鳥尚傾翰幽篁未為遠退尋平
常時安知巢穴難風雨非攸憇擁志誰與宣倘有同枝
條此日即千年

初往新安桐廬口

締綰雖淒其授衣尚未至感節良已深懷古亦云一作徒

思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遠協尚子心遙得許生計

既及冷風善又即秋水駛江山共開一作闊曠雲日相照

媚景夕羣物清對玩咸可憲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并序

魏太子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天下

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昆弟友朋二三
諸彥共盡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楚襄王
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
而其主不文漢武帝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而雄
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
爾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撰文懷人感往增愴其辭
曰

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照灼爛霄漢遙裔起長津天

地中橫瀆家王

五臣作皇

拯生民區宇既蕩滌羣英必來臻

參此欽賢性繇來常懷仁況值衆君子傾心隆日新論
物靡浮說析理實敷陳羅縷豈閼辭窮究究天人澄觴
滿金罍連榻設華茵急絃動飛聽清歌拂梁塵莫善作何

言相遇易此歡信可珍

王粲

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幽厲昔崩亂桓靈今板蕩伊洛既燎煙函靖沒無像

五臣

宋作

整裝辭秦川
秣馬赴楚壤
沮漳自可美
客心非外槩

常歎詩人言
式微何繇往
上宰奉皇靈
侯伯咸宗長

騎亂漢南宛

善作紀

郢皆掃蕪排霧
屬盛明披雲對清朗

慶泰欲重疊
公子特先賞
不謂息肩願
一旦值明兩並

載遊鄴京方舟汎
河廣綱繆清讌
娛寂寥梁棟響既作

長夜飲豈顧乘日養

陳琳

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

皇漢逢逆遭天下遭氣憲董氏淪關西袁家擁河北單

民

五臣
作人

易周章窘身就羈勒豈意事乖已永懷戀故國

相公實勤王信能定蠻賊復覩東郡輝重見漢朝則餘

生幸已多矧迺值明德愛客不告疲飲讌遺景刻夜聽

極星爛

五臣
作闕

朝遊窮曛黑哀哇動梁埃急觸盪幽默且

盡一日娛莫知古來惑

徐幹

少無宦情有箕願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

伊昔家臨淄提攜弄齊瑟置酒飲膠東淹留憇高密此
歡謂可終外物始難畢搖蕩箕濮情窮年迫憂慄末塗
幸休明棲集建薄質已免負薪苦仍遊椒蘭室清論事
究萬美詰信非一行觴奏悲歌永夜繫五臣作繼白日華屋
非蓬居時髦豈余匹中飲顧昔心悵焉若有失

劉楨

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

貧居晏里閑少小長東平河充當衝要淪飄薄許京廣

川無逆流招納廁羣英北渡黎陽津南登宛

善作紀

郢城

既覽古今事頗識治亂情歡友相解達敷奏究平生矧
荷明哲顧知深覺命輕朝遊牛羊下暮坐枯揭鳴終歲
非一日傳卮弄清聲反事既難諳歡願如今并唯羨肅
肅翰纘紛戾高冥

應瑒

汝穎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嗷嗷雲中鴈舉翮自委羽求涼弱水濱違寒長沙諸顧

我梁

五臣作涼

川時緩步集頽許一旦逢世難淪薄恒羈旅

天下昔未定託身早得所官渡廁一卒烏林預艱阻晚
節值衆賢會同庇天宇列坐廕華棗金樽盈清醑始奏
延露曲繼以闌夕語調笑輒酬答嘲謔無慙沮傾軀無
遺慮在心良已叙

阮瑀

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

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金羈相馳逐聯翩何窮已慶

雲惠優渥微薄攀多士念昔渤海時南皮戲清沚今復
河曲遊鳴葭汎蘭汜蹠步陵丹梯並坐侍君子妍談既
愉心哀音一作弄信睦耳傾酌係芳醑酌言豈終始自從
食蓀來唯見今日美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

朝遊登鳳閣日暮集華沼傾柯引弱枝攀條摘蕙草徒
倚窮騁望目極盡所討西顧太行山北眺邯鄲道平衢

修且直白楊信裏裏副君命飲宴歡娛寫懷抱良遊匪

晝夜豈云晚與早衆賓悉精妙清辭灑蘭藻五臣作
蘭蒲哀

音下迴鵠餘哇徹清昊中山不知醉飲德方覺飽願以

黃髮期養生念將老

石壁立招提精舍

四城有頓躡三世無極已浮歡昧眼前沈照貫終始壯
齡緩前期頹年追暮齒揮霍夢幻頃飄忽風電起良緣
迨未謝時逝不可俟敬擬靈鷲山尚想祇洹軌絕溜飛

庭前高林映窓裏禪室棲空觀講宇析妙理

過瞿溪山僧

迎旭凌絕磴映泣歸漁浦鑽燧斷山木掩岸瑾石戶結
架非丹臺藉田資宿莽同遊息心客曖然若可覩清霄
颺浮烟空林響法鼓忘懷狎鷗鷺攝生馴兕虎望嶺眷
靈鷲延心念淨土若乘四等觀永拔三界苦

七夕詠牛女

火逝首秋節新明弦月夕月弦光照戶秋首風入隙凌

峯步層

藝文
作岑

崖憑雲肆遙脈徙倚西北庭竦踊東南覩

紈綺無報章河漢有駿輶

彭城宮中直感歲暮

草草眷徂物契契矜歲殫楚艷起行戚吳趨絕歸懽修

帶緩舊裳素鬢改朱顏晚暮悲獨坐

藝文
作已

鳴鶗歇春蘭

歲暮

以下五
首文闕

殷憂不能寐苦此夜難穎明月照積雪朔風勁

初學
作清且

哀運往無淹物年逝覺已

藝文
作易
催

作離合

古人怨信次十日眇未央加我懷繾綣口脉情亦傷劇哉歸遊客處子勿相忘別字

登廬山絕頂望諸嶠

積峽忽復啟平塗俄已閉巒隴有合沓往來無蹤轍晝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

夜發石闢亭

隨山踰千里浮溪將十夕鳥歸息舟楫星闌命行役亭

亭曉月映泠泠朝露滴

答惠連

懷人行千里我勞盈十旬別時花灼灼別後葉蓁蓁

初發入南城

弄波不輟手玩景豈停目雖未登雲峯且以歡水宿

東陽溪中贈答二首

可憐誰家婦緣流灑一作洗素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

得

可憐誰家郎緣流乘素舸但問情若為月就雲中墮

按又

括蒼志曰謝靈運入沐鶴鄉有二女浣紗嘲以詩曰我是謝康樂一箭射雙鶴試問浣紗娘箭從何處落二女不顧又嘲之曰浣紗誰氏女香汗濕新雨兩人默無言何事甘辛苦既而二女答曰我是溪中鮌暫出溪頭食食罷又還潭雲蹤何處覓忽不見按此事頗與東陽贈答相類而詩似不出靈運筆恐屬附會聊載于此

送雷次宗

符守瑞邊楚感念悽城壞志苦離思結情傷日月滯

大林峯

積峽忽有起平途俄已絕巒龍有合沓往來無蹤轍

冉溪詩

澹漱結寒波，檣欒秀霜質。洞合水屢迷，林迴巖愈密。

泉山詩

清旦索幽異，方舟越岡郊。石室穿林吼，飛泉發樹梢。

自叙

宋書本傳曰：靈運為孟觀所表，帝惜其才，不
罪以為臨川內史，在郡遊故不異。永嘉為有
司所糾，司徒遣隨州從事收之。靈運與兵叛，速為詩曰：

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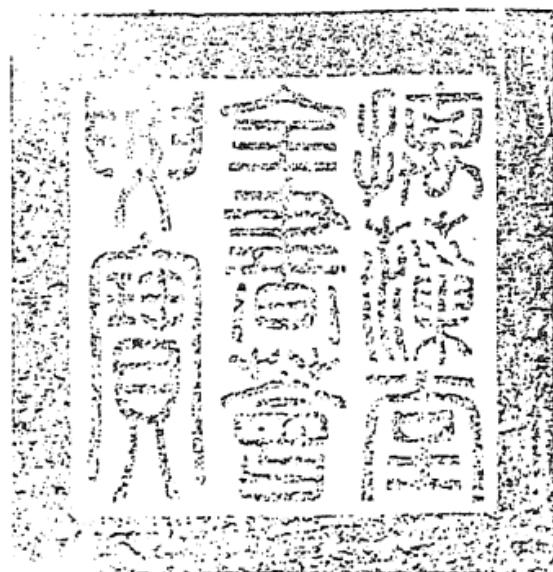
臨終詩

梁書本傳曰靈運既被擒文帝以謝玄勲參
徵管宜宥及後嗣降死徙廣州又為有司所

奏請依法杖治詔於廣

州棄市臨刑作詩曰

冀勝無餘生季業有終盡稽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悽
悽後一作凌霜柏納納衝風茵邂逅竟無時一作幾何修短非
所愍恨我君子志不得巖下泯送心正覺前斯痛久已
忍唯願乘來生怨親同心朕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吳紹恩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十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旬華



欽定四庫全書
舊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五十六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十七

明 張溥 輯

顏延之集

賦

赭白馬賦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豈不以國尚威容軍獸趨迅而已
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是以語崇其靈世榮

其至我高祖之造宋也五方率職四隩入貢秘寶盈於
玉府文駟列乎華廡乃有乘輿赭白特稟逸異之姿妙
簡帝心用錫聖阜服御順志馳驟合度齒厯雖衰而藝
美不忒襲養兼年恩隱周渥歲老氣殫斃於內棧少盡
其力有惻上仁乃詔陪侍奉述中旨末臣庸蔽敢同獻
賦其辭曰

維宋二十有二載盛烈光乎重葉武義粵其肅陳文教
迄已優洽泰階之平可升興王之軌可接訪國美於舊

史考方載於往牒昔帝軒陟位飛黃服皂后唐膺籙赤
文候日漢道亨而天驥呈才魏德懋而澤馬效質伊逸
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竝榮光於瑞典登郊歌乎司
律所以崇衛威神扶護警蹕是用精曜叶從靈物咸秩
暨明命之初基鑿九區而率順有肆險以稟朔或踰遠
而納賈聞王會之阜昌知函夏之充物總六服以收賢
掩七戎而得駿蓋乘風之淑類實先景之洪脩故能代
驂象輿厯配鈞陳齒算延長聲價隆振信聖祖之蕃錫

留皇情而驥進徒觀其附筋樹骨垂梢植髮雙瞳夾鏡
兩權協月異體峰生殊相逸發超攄絕夫塵轍驅鷺迅
於滅沒簡偉塞門獻狀絳闕旦刷幽燕晝秣荆越教敬
不易之典訓人必書之舉惟帝惟祖爰游爰豫飛輶軒
以戒道環殽騎而清路勒五營使按部聲八鑾以節步
具服金組兼飾丹屨寶鉸星纏縷章霞布進迫遮列却
屬輦路歛聳擢以鴻鷺時濩略而龍翥弭雄姿以奉引
婉柔心而待御至於露滋月肅霜戾秋登王於興言闡

肆威稜臨廣望坐百層料武藝品駛騰流藻周施和鈴
重設睨影高鳴將超中折分馳迥塲角壯永埒別輩越
羣絢練戛絕捷趨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節經元蹄而
電散歷素支而氷裂膺門沫赭汗溝走血蹠迹迴唐畜
怒未洩乾心降而微怡都人仰而朋悅妍變之態既畢
凌遽之氣方屬跕鑣轡之牽制隘通都之圈束眷西極
而驥首望朔雲而蹀足將使紫燕駢衡綠蛇衛轂纖驪
接趾秀騏齊于覲王母於崑墟要帝臺於宣嶽跨中州

之轍迹窮神行之軌躅然而盤於遊畋作鏡前王肆於人上取悔義方天子乃輶駕迴慮息徒解裝鑒武穆憲文光振民隱修國章戒出豕之敗御惕飛鳥之跡衡故祇慎乎所常忽敬備乎所未防輿有重輪之安馬無泛駕之佚處以濯龍之奧委以紅粟之秩服養知仁從老得卒加弊帷收仆質天情周皇恩畢

辭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於時駟駿充階街兮稟靈月駟祖雲螭兮雄志倜儻精權竒兮既剛且淑服鞭羈兮

效足中黃徇驅馳兮願終惠養蔭本枝兮竟先朝露長

委離兮

白鸚鵡賦

余具職崇賢預觀神秘有白鸚鵡焉被素履玄性溫言
達九譯絕區作玩天府同事多士咸竒思賦其辭曰

稟儀素域繼體寒門貌履玄而被潔性既養而亦溫雖
言禽之末品妙六氣而尅生往秘竒於鬼服來充美於
華京恨儀鳳之無辨惜晨鷺之徒暄思受命於黃髮獨

含辭而採言起交河之榮薄出天山之無垠既達美於
天居亦儼景於雲阿漸惠和之方渥綴風土而未訛服
璪翮於短衿仰稍雲之曾柯覬天網之一布漏微翰於
山阿

寒蟬賦

始蕭瑟以攢吟終蟬媛而孤引越客發度漳之歌代馬
懷首燕之信不假蕤於范冠豈鏤體於人爵折清飈而
不淪團高木以飄落

又

餐霞之氣神馭乎九仙稟露之清氣精於八蟬

行殤賦

嗟我來之云遠覩行殤於水隅崩朽棺以掩墳仰枯頰
而枕衢資沙礫以含實藉水章之襚儲撫躬中塗太息
蘭渚行徘徊於永路時悄愴於川侶

詔

追贈袁淑詔

夫輕道重義亟聞其教世敝國危希遇其人自非達義之士識正之深者孰能抗心衛主遺身固節者哉故太子左衛率淑文辯優洽秉尚貞懿當要逼之切意色不撓厲辭道逆氣震匈黨虐刃交至取斃不移古之懷忠隕難未云出其右者興言嗟悼無廢乎心宜在加禮永旌宋有臣焉可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憲公

表

謝子竣封建侯表

伏見策書降錫息竣開國建城縣侯爵踰三等戶越兼
千生邀洪禮身茂盛世闔宗革聽盡室改觀誠慚末品
誤參其泰臣聞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忠教善信臣實負
其前誥能仕志政竣固暗於明試徒以數遇會昌消憂
啟聖幸與靈祚福德共從義勲分賞執珪登朝析金受
邑慶重慮衍恩往懼積非臣髦蔽所任圖報豈竣庸薄
所能奉服

自陳表

臣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其末路之難也愚心常謂
為虛方今乃知其信臣延之人薄寵厚宿塵國言而雪
效無從榮牒增廣歷盡身影日叨官次雖容載有塗而
妨穢滋積早欲啓請餘寘屏蔽醜光但時制行及歸慕
無賒是以懊冒愆非簡息干黷耗歇難支質用有限自
去夏侵暑入此秋變頭齒眩疼根痼漸劇手足冷痺左
脾尤甚素不能食項向減半本猶賴服比倦憊晚年疾
所催顧景引日臣班叨首卿位尸封典肅祇朝校尚恧

匪任而陵廟衆事有以疾急官府覲慰轉闕躬親息吳
庸微過宰近邑回澤爰降實加將監乞解所職隨就藥
養伏願聖慈特垂矜許稟恩明世負報冥暮仰企端闈
上戀罔極

請立渾天儀表

張衡創物蔡邕造論戎夏相襲世重其術臣昔奉使入
闕值大軍旋旆渾儀在路肆觀奇秘絕代異寶旋及王
府考諸前志誠應夙聞尚書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崔瑗

所謂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經志所云圖憲所本故體度不渝精測尚矣則七畧運變無匪康時九代貞觀不絕司歷臣夙懷末意懼干非任今忝惟職統敢昧死以聞

為齊竟陵王世子臨會稽表

此郡歌風蹈雅既髣髴於淹中春誦夏絃實依稀於河上頃者以來稍有訛替可推擇明經式寄儒職使琢玉成器無爽昔談鑄金待價有待舊說

拜永嘉太守辭東宮表

抗志絕操筆陸謝芻代食賓土何獨匪民

書

釋何衡陽達性論書

前得所論深見弘慮崇致人道黜遠生類物有明微事不愆義維情輔教足使異門掃軌况在蘄同豈忘所附徒恐琴瑟專一更失闡諧故略廣數條取盡後報足下云同體二儀共成三才若是必合德之稱非遭人之目

然總庶類同號衆生亦含識之名豈上哲之謚然則議三才者無取於珉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在序別自不患亂倫若能兩籍方教俱舉達義節彼離文採此其實則可便倍害自和析符復合何詎快快執呂以毀律且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不異之生宜其為衆但衆品之中愚慧羣差人則役物以為養物則見役以養人雖始或因順終至裁殘庶端萌起情嗜不禁生害繁慘天理鬱滅皇聖哀其

若此而不能頓奪所滯故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
以開仁育識反漸息泰耳與道為心者或不劑此而止
又知大制生死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誠亦宜然然神理
存沒儻異於枯荄變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盡而復云三
后升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草木則受形之
論無乃更資來說將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邪欲毀後
生反立升遐當毀更立固知非立所除若徒有精靈尚
無體狀未知在天當何憑以立吾怯於庭斷故務求依

倣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內無不感對施報之道見然之符言其必符何猜有望故遺惠者無要在功者有期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賢否則意有公私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皆要且經世恒談貴施者勿憶士子服義猶惠而弗有况在聞道要更不得虛心而動必懷嗜事盡憚權邪曾不能引之上濟每驅之下淪雖深誚校責亦已厚言不代足下嬰城素堅難為飛書而吾自居憂患情理無託近辱褒告欲其布意裁往

釋慮不或值顏延之白

重釋何衡陽書

薄從歲事躬斂山田田家節隙野老為儔言止穀稼務盡耕牧談年計耦無聞達義重獲微辨得用招慰啟告精至愈慚固結今復妄書往懷以輸未述夫籍意探理不若析之聖文三才之論故當本之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故前謂自非體合天地無以元應斯弘知研其清慮未肯存同猶以兼容罔

棄廣載不遺篤物之志誠為優贍恐理位雜越疑陽遂
衆若惻隱所發窮博愛之量恥惡所加盡祐直之正則
上仁上義吾無間然但情之者寡利之者衆預有其分
而未臻其極者不得以配擬二儀耳今方使極者為師
不極者為資扶其敬讓去其忮爭令靈斧鑄刀利害寢
端驅百代之民出信厚之塗則何萌不滋何善不援而
誣以不真未值其意三才等列不得取偏才之器衆生
為號不可濫無生之人故此去珉隸彼甄聖智兩籍俱

舉旨在於斯若僑札未能道一皇王豈能上附伊顏猶
共賴氣化宜乎下麗二塗之判易於頤指又知以人生
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
謂之衆人夫不可謂之衆人以茂人者神明也今已均
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徒
忌衆名未虧衆實得無似蜀梁逃畏卒不能避所謂役
物為養見役養人者欲言愚慧相傾惛算相制事由智
出作非天理是以始矜萌起終哀鬱滅豈與足下芻豢

百品共其指歸凡動而益流下民之性化而裁之上聖
之功謹為玆防猶患踰盜況乃罔不備設以充侈志方
開所泰何議去甚故知慘物之談不得與薄夫同憂樂
殺意偏好生情博所云與道為心者博乎生情將使虛
排率遂跖實莫反利澤通天而不為惠庸適恩止麝卵
事法豺獺邪推此往也非惟自己不復往咎市酈乎庖
厨且市庖之外非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公理美
其事仲彦精其業是亦古有其傳今聞其人何必以剗

剗為稟和之性燭淪為翼善之具哉若以編戶難齊憂
鄙論未立是見二叔不咸慮周德先亡儻能伸以遠圖
要之長世則日計可滿歲功可期精靈草木果已區別
遊魂之答亦精靈之說若雖有無形天下寧有無形之
有顧此惟疑宜見正定仲尼不答有無未辨足下既辨
其有豈得同不辨之答雖子嗜學懼未獲所附或是曉
晦塗隔隱著事懸遂令明月廢照世智限心知謂必符
之言體之極於罔講求反意如非相盡或世人守璞受

讓玉市將譯胥牽俗還說國情苟未照盡請復具伸近
釋報施首稱氣數者以為物無妄然各以類感感類之
中人心為大心術之動隸厯所不能得及其積致於可
勝原而當斷取世見據為高證莊周云莽鹵滅裂報亦
如之孫卿曰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後身著戒可不敬與
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故正言其本非邀其末長美遏惡
反民大順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令慶周兆物尊冠百
神安宜祚極子胤福限卿相而已常善以救善亦從之

勢猶影表不慮自來何言乎要惠悅報疑罪勤施似由
近驗吝情遠猜德教故方罰矜功而濫咎亡賢遺存異
義公私殊意已備前白若不重云想處實陋華者復見
其居厚去薄耳若施非周急惠而期譽乃如之人誠道
之蠹惟子之恥某亦恥之

又釋何衡陽書

聖慮難原神應不測中散所云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豈
其淺斥所可深抽徒以魏文大布見刊異世滌脩蝦鬚

取愧當時故於度外之事怯以意裁耳足下已審其虛實方書之不朽獨鑒堅精難復疑問聊寫餘懷依答條釋事緯殃福義雜胡華雖存簡章自至煩文過此已往余欲無言

答曰若如論旨以三畫為三才則初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耳釋曰聞之前學淳象始於三畫兼卦終於六爻三畫立本

三才之位六爻未變羣龍所經是以重卦之後則以出處明之故遯世乾乾潛藏皆行聖人適時之義兼之道也若以初爻非地三位非天以為兩儀罔託立人無取未知足下前論三才同體何因而生若猶受之繫說不軼師訓何獨得之複卦喪之單象如羲文之外更有三才此自春秋新意吾無識焉且遯世乾乾雖非覆載之名一體之中未失卑高之實豈得以變動之辭廢立本之義又知以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若徒有中和之爻竟

無中和之人則文將何放若中和在德則不得人皆中和體合之論固未可殊越

答曰上仁上義便是計體仁義者為三才尋又云僑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雖躋之旨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釋曰所云上仁上義謂兼總仁義之極可以對饗天地者耳非謂少有恥愛便爲三才前釋已具怪復是問肆彼域中惟王是體知三此兩儀非聖不居易者同歸可無重惑案東魯階差僑札

理不允備何由上附至位依西方準墨伊顏未獲法身
故當下麗生品來論挾姬議釋故兩解此意冀以取了
反致辭費聖作君師賢為臣資接暢神功影響大業行
藏可共默語亦同體分至此何負黃裳議者徒見不得
等位元首橫生誚恨而不知引之極地更非守節之情
指斷如斯何謂無準

答曰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匪殊惻隱
恥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為端耳釋曰若

謂圓首方足必同恥惻隱之實容貌匪殊皆可參體二儀躋跖之徒亦當在三才之數邪若誠不得則不可見橫目之同便與大人同列悠悠之倫品量難齊既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又云力行近仁畏罪強仁若一之正位將真偽相冒莊周云天下之善人寡不善人多其分若此何謂皆是

答曰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乎釋曰

名器有限良由資體不備雖欲假之疑陽謂何含靈為人毛羣所不能同稟氣成生潔士有不得異象放其靈非象其生一之而已無乃誣漫

答曰已均被同衆云云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釋曰吾前謂同於所方豈得生之可異足下答云非謂不然又曰奚取不異之生必宜為衆是則去吾為衆而取吾不

異豈有不異而非衆哉所以復云故當殊其特靈不應
異其得生耳今答又謂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
而理異焉請問得生之理故是陰陽邪吾不見其異而
足下謂未嘗暫同若有異理非復煦蒸邪則陰陽之表
更有受生塗趨三世詎宜堅立使混成之生與物同氣
豈混成之謂若徒假生名莫見生實則非向言之匹言
生非生即是有物不物李叟此說或更有其義以無詰
有頗為未類

答曰謹為垣坊云云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
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為難未詳此將難
鄙議為譏聖人也釋曰前觀本論自九穀以下至孔鈞
不綱始知高議謂凡有宰作皆出聖人躬為尸近以率
先下民也孤鄙拙意自謂每所施為動必有因聖人從
為之節使不遷越此二懷之大斷彼我所不同吾將節
其奢流故有息泰之說足下方明備設未知於何去甚
而中答又云所謂甚者聖人固已去之不了此意故近

復以所奏為問答云未詳誰難或自忌前報

答曰市庖之外云云夫禋瘗繭栗宗社三牲曉腳豆俎
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惟陳草石取備上
藥而已而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遑嫌此事不可頓
去於世耳釋曰神農定生周人備教既唱粒食又言上
藥既用犧牢又稱蕡蘩祭膳之道故無定方前舉市庖
之外復有御養者捐奪剗淪之滯以明延性不一非謂
經世之事皆當取備草石然芻豢之功希至百齡芝木

之懿亟聞千歲由是言之七十之老何必謝恩於肉食
但自封一域者捨此無術耳想不可頓去於世猶是前
釋所云不能頓奪所滯也始獲符同敢不歸美既知不
可頓去或不謂道盡於此

答曰天下寧有無形之有云云尋來旨似不嫌有鬼當
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為生類邪昔人
以鬼神為教乃列於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為
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

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為支離之辯乎釋
曰非惟不嫌有鬼乃謂有必有形足下不無是同處有
復異是以比及質詰欲以求盡請捨天竺之說謹依中
土之經又置別為生類共議登遐精靈體狀有無固然
宜報定典策之中鬼神累萬所不了者非其名號比獲
三論每來益衆萬鬼畢至竟未片答雖啓告周博非解
企渴無形之有既不匠立徒謂支離以為通說若以覈
正為支離者將以浮漫為直達乎

答曰後身著戒云云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之聖言多採謫怪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乎釋曰慈護之主計亦久聞其人責以誰子將以文殊釋氏知謂報應之說皆是權教權道隱深非聖不盡雖子通識慮亦未見其極吾疲於推求而足下逸於獨了良有惡然若權教所言皆為欺妄則自然之中無復報應吾懦於擊決足下烈於專斷亦又懼焉神高聽卑庸可誣

哉想云聖言者必姬孔之誥今之所談皆其信順之事而謂曾不析之復是未經詳思來論立姬廢釋故吾引釋符姬答不越問未覺多採由金日磾不生華壤何限九服之外不有窮理之人內外為判誠亦難乎若自信其度獨思耳目習識之表皆為譎怪則吾亦已矣

答曰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云云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修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時蒐狩未恨慘虐之性天官華樂焉賞而上

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輕立法無衡石一
至於此釋曰影表之說以徵感報來意疑不必侔嫌其
無度即復除福應也福應非他氣數所生若減福應即
無氣數矣足下功存步驗而還伐所知想信道為心者
必不至此若謂不慈於土木之飾有甚於順時之殺者
無乃大負夫人之心黃屋玉璽非必堯舜之情崇居麗
養豈是釋迦之意責天宮之賞求地獄之罰頗類昔人
亞夫之詰英布之間有味乎其言此蓋衆息心之所詳

吾可得而略之

答曰且阿保傳愛慎及溷腴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化闢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扃義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厨甘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為不然宜簡淵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不盡雖高情愛竒想亦未至於晦聖釋曰知謂報應之義緘義周之世以此推求為不符之證義唐

邈矣人莫之詳尚書所載不過數篇方言德刑之美遑
記禍福之源今帝典王策猶不書性命之事而微闕文
以為古必無之斯亦師心之過也且信順殃慶咸列姬
孔之籍謂之埋閉如小逕并但言有遠近教有淺深故
使智者與此而奪彼邪夫生必有欲欲必有求欲歛則
爭求給則恬爭則相害恬則相安網罟之設將蠲害以
取安乎且畋漁牲牢其事不異足下前答已知牲牢不
可頓去於今世復謂畋漁不可獨棄於古未為通類矣

好生惡死每下愈篤故宥其死者順其情奪其生者逆其性至人尚矣何為犯順而居逆哉是知不能頓奪所滯故因為之制耳聖靈雖茂無以叡懷惛之心弱喪之民何可勝論罪罰之來將物自取之事遠難致不由天厨見遺物近易耽故常芻豢是甘拯溺出隍衆哲所共但化物不同非道之異不盡之讓亦如過當子長愛奇本不類此

答曰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

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疇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實在斯求仁不遠釋曰情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聞之莊書非直孤說未獲詳校遽見彈責夫在情既少利之者多不能遺賢曷云忘報實吾前後勤勤以為不得配擬二儀者耳復非篤論所應據正若樂施忘報即為體仁忘報而施便為合義可去欲字并除向名在斯不遠誰不是慕

答曰濟有生之類云云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
師將遁行人言肆乎釋曰足下論挾姬釋吾亦答兼戎
周足下以此抑彼謂福及高門吾伸彼釋此云慶周兆
之物足下據此所見謂祚止公侯吾信彼所聞云尊冠
百神本議是爭曷云不及夫論難之本以易奪為體失
之已外輒云宏誕求理之塗幾乎塞矣師遁言肆或不
在此

答曰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有

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云云釋曰豈其相迫一何務德
居吾語子又何壯辭凡為物之長豈爭之所得非惟不
爭必將下之不可見尊冠百神便謂與百神爭長無乃
取之勝薛棄之體仁知謂物有始卒無不死之地求之
域內實如來趣前釋所謂勝類諸區有誠亦宜然者也
至如山經所圖仙傳所記事闕世載已不可原況復道
絕恒情理隔常照必以於我不然皆當絕棄此又所不
得安

答曰夫辯章幽明研精庶物云云釋曰逮省此章盛陳列代文博體周頗善師法歌誦聖世足為繁聲討求道義未是要說耳昔在幼壯微涉羣紀皇王之軌賢智之迹側聞其略敢辱其詳惠示之駕實勤執事

答曰何必陋積慶之延祚希無驗於來生蹲膜揖讓終不竝足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云云釋曰不陋積慶已伸信順之條貫希來生之驗亦具感報之說藻袞大裘同用一體蹲膜揖讓何為不俱行一世理有可兼無謂

宜捨

答曰蜀梁二叔甘人譯胥之譬非本論所經故不復具云釋曰近此數條聊發戲端亦猶越人問布見採於前談肄業及之無相多怪然二叔為問欲以却編戶之疑沒而不答誠有望焉足下連國雲從宏論風行吾幽生孤說每獲竊議此之不侔事有固然實由通才所共者理歛忘其煩貪復息心

與王微書

圖畫非止藝行成當與易象同體而工篆隸者自以書
巧為高

弔張茂度書

張敷父喪毀瘠成疾世父茂度每譬止
之輒更哀慟未已而卒延之書弔茂度

賢弟子少履貞規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面
以來便申忘年之好比雖艱隔成阻而情問無睽薄莫
之人冀其方見慰說豈謂中年奄為長往聞問悼心有
兼恒痛足下門教敦至兼實家寶一旦喪失何可為懷

與王曇生書

王弘之卒延之欲為作誄書
與弘之子曇生誄竟不就

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染毫翰所應載述況僕託
慕末風竊以叙德為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

序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
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

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有宋函
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睿文
承歷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毓
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畧緯昭應山瀆效靈五方
雜還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
酌之於故實大予協樂上庠肆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備
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
官采遺於內轎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諭德於外頑莖

素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
貢府無虛月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
卉服之首迴面受吏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警蹕清
夷表裏悅穆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增類帝之壇飭禮
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座者久矣日躔胃維月
軌青陸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對上靈之心
以惠庶氓之類加以二王於邁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
命司歷獻洛飲之禮具上已之儀南除輦道北清禁林

左闕巖磴右梁潮源略亭臯跨芝厔苑太液懷曾山
石峻峩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驥之所往還於是
離宮設衛別殿周徼旌門洞立延帷接栱閼水環階引
池分席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秘駕脩緹騎搖玉
鑾發流吹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於行所禮也既而
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肴軟芬藉觴
醉泛浮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三奏四上之調
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龍文飾轡青翰侍

御華裔殷至觀聽驚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裝藻野
袵服縕川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上膺萬壽下
禔百福而筵稟和闔堂依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
總駢聖儀載佇悵釣臺之未臨慨酆宮之不縣方且排
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廣宴竝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
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若歟

七

七繹

北岳生剗迹埋名身閒事盡道畜山局東國進士謬與遷焉其居也依隱嵁陰結架清深巖屋橋構磴道相臨寒榮隴首縕飲江尋客曰周以巖廊匝以綵房木窩雲氣土秘羣芳既旋天而倒井又斲員而鏤方松丘箭渚藥苑香林梁澗道以高濟棧巖磴而上尋客曰若夫舟山之奧金門之秘地首岷銅川上汶泗裁石成音調金為器故列真玩其微鳴辭人賦其清懿若乃梓漆簡聲麗容呈才陳舞態開吹臺獵悲風遡秋埃既而昵賓獻

壽中人奉膳有悄若顏弗怡高殿視華鼓之繁桴聽邊
笳之嘶轉飛朱鷺以首引逮立雲而終變然後簪珥搖
蟬莊服流湎抗妍歌以跕屣揚輕袖而翳面雜紛披於
巾拂遙間闊乎槃扇

庭誥文

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内謂不遠也吾年居秋方慮先草
木故遽以未聞誥爾在庭若立履之方規覽之明已列
通人之規不復續論今所載咸其素畜本乎生靈而致

之心用夫選言務一不尚煩密而至於備議者蓋以網諸情非古語曰得鳥者羅之一目而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此其積意之方道者識之公情者德之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加嚮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以昔之善為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尋尺之身而以天地為心數紀之壽常以金石為量觀夫古先垂戒長老餘論雖用細制每以不朽見銘繕築末迹咸以可久承志況樹德立義收族長家而不思經遠乎曰身行不足遺之後

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為友雖孝不待慈而
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以
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
可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夫內居德本外夷民譽言高
一世處之逾嘿器重一時體之茲沖不以所能干衆不
以所長議物淵泰入道與天為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
遺聲欲人出已知柄在虛求不可校得敬慕謙通畏避
矜踞思廣監擇從其遠猷文理精出而言稱未達論問

宣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亞也若乃聞實之為貴以辯畫
所克見聲之取榮謂爭奪可獲言不出於戶牖自以為
道義久立才未信於僕妾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苟
銳之志馳傾触之望豈悟已挂有識之裁入修家之誠
乎記所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者也行近於此者吾不
願聞之矣凡有知能預有文論不練之庶士校之羣言
通才所歸前流所與焉得以成名乎若呻吟於牆室之
內喧囂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姐語以敵要說是

短算所出而非長見所上適值尊朋臨座稠覽博論而
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衆視則恍若迷塗失偶屢如
深夜撤燭銜聲茹氣腆嘿而歸豈識向之夸慢祇足以
成今之沮喪耶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夫以怨誹為
心者未有達無心救得喪多見誚耳此益臧獲之為豈
識量之為事哉是以德聲令氣愈上每高忿言懃譏每
下愈發有尚於君子者寧可不務勉邪雖曰恒人情不
能素盡故當以遠理勝之么卒除之豈可不務自異而

取陷庸品乎富厚貧薄事之懸也以富厚之身親貧薄之人非可以一時處然昔有守之無怨安之不悶者蓋有理存焉夫既有富厚必有貧薄豈有證然時乃天道若人厚富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在我則宜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在不可而橫意去就謬生希幸以為未達至分蠶溫農飽民生之本躬稼難就上以僕役為資當施其情願庇其衣食定其當治遞其優劇出之休饗後之捶責雖有勸恤之勤

而無需曝之苦務前公稅以遠吏讓無急傍費以息流
議量時發歛視歲穰儉省贍以奉已損散以及人此用
天之善御生之得也率下多方見情為上立長多術晦
明為懿雖及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誠畝明晦則功博
若奪其當然役其煩務使威烈雷霆猶不禁其欲雖棄
其大用窮其細瑕或明灼日月將不勝甚耶故曰辱焉
則差的焉則閭是以禮道尚優法意從刻優則人自為
厚刻則物相為薄耕收誠鄙此用不忒所謂野陋而不

以居心也含生之氓同祖一氣等級相傾遂成差品遂使業習移其天識世服沒其性靈至夫願欲情嗜宜無間殊或役人而養給然是非大意不可侮也隅奧有竈齊侯蔑寒犬馬有秩管燕輕饑若能服溫厚而知穿敝之苦明周之德厭滋旨而識寡嫌之急仁恕之功豈與夫比肌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罰慎其濫惠戒其偏罰濫則無以為罰惠偏則不如無惠雖爾眇末猶扁庸保之上事思反已動類念物則其情得而

人心塞矣朴博蒲塞會衆之事諧調哂謔適坐之方然
失敬致侮皆此之由方其冠瞻彌喪端儼況遭非鄙慮
將醜折豈若拒其容而簡其事靜其氣而遠其意使言
必諍厯賓友清耳笑不傾撫左右悅目非鄙無因而生
侵侮何從而入此亦持德之管籥爾其謹哉嫌惑疑心
誠亦難分豈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剛之斷而已哉
必使猜怨愚賢則顰笑入戾期變犬馬則步顧成妖況
動容竊斧束裝濫金又何足論是以前王作典明慎議

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璧光澤相如而倍薄異價此言雖大可以戒小游道雖廣交義為長得在可久失在輕絕久由相敬絕由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亵疎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終酒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告者幾既告既病將蔑其正若存其正性紓其妄發其唯善成乎聲樂之會可簡而不可違違而不背者鮮矣背而非弊者

反矣既弊既背將受其殃必能通其礙而節其流意可
為和中矣善施者唯發自人心乃出天則與不待積取
無謀實竝散千金誠不可能贍人之急雖乏必先使施
如王丹愛如杜林亦可與言交矣浮華怪飭滅質之具
奇服麗食棄素之方動人勸慕傾人顧盼可以遠識奪
難用近欲從若覩其淫怪知生之無心為見奇麗能致
諸非務則不抑自貴不禁自止夫數相者必有之徵既
聞之術人又驗之吾身理可得而論也人者兆氣二德

稟體五常二德有奇偶五常有勝殺及其為人寧無叶
沴亦猶生有好醜死有夭壽人皆知其懸天至於丁年
乖遇中身迂合者豈可易地哉是以君子道命愈難識
道愈堅古人恥以身為溪壑者屏欲之謂也欲者性之
煩濁氣之蒿蔚故其為害則燻心智耗真情傷人和犯
天性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烟而妨火桂懷蠹
而殘桂然則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故性明者欲簡
嗜繁者氣惛去明即惛難以主一目其以中外羣聖建

言所默儒道衆智發論是除然有之者不患深故藥之
者恒苦術淺所以毀道多而義寡頓盡誠難每指可易
能易每指亦明之末廉嗜之性不同故畏慕之情或異
從事於人者無一人我之心不以已之所善謀人為有
明矣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已所謂然而彼定
不能奕棋之蔽悅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嚙之蔽將求
去蔽者念通怍介而已流言謗議有道所不免況在闕
薄難用算防接應之方言必出已或信不素積嫌間所

襲或性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於此何處逃毀苟能反悔在我而無責於人必有達鑒昭其情遠識述其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寬嘿以居潔靜以期神道必在何恤人言嘵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唯形色麤麤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疎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深遠識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怨浮昔琴歌于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夫信不逆彰義必出隱交賴相盡

明有相照一面見旨則情固丘岳一言中志則意入淵
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託友金石可弊豈待充其
榮實乃將議報厚之籜筐然後圖終如或與立茂思無
忽祿利者受之易易則人之所榮蠶穡者就之艱艱則
物之所鄙艱易既有勤倦之情榮鄙又間向背之意此
二塗所為反也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而擅豐
麗自理於民自事其生則督妻子而趨耕織必使陵侮
不作懸企不萌所謂賢鄙處宜華野同泰人以有惜為

質非假嚴刑有恒為德不慕厚貴有惜者以理葬有恒
者與物終世有位去則情盡斯無惜矣又有務謝則心
移斯不恒矣又非徒若此而已或見人休事則懃斲結
納及聞否論則處彰離貳附會以從風隱竊以成釁朝
吐面譽暮行背毀昔同稽欵今猶叛戾斯為甚矣又非
唯若此而已或憑人惠訓藉人成立與人餘論依人揚
聲曲存稟仰甘赴塵軌衰沒畏遠忌聞影迹又蒙之毀
之無度心短彼能私樹已拙自崇恒輩罔顧高識有人

至此實蠹大倫每思防避無通間伍覩驚異之事或無
涉傳遭卒迫之變反思安順若異從已發將尸謗人迫
而又迂愈使失度能夷異如裴楷處逼如裴遐可稱深
士乎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止於弘識
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為體寬愉為器
者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性小忍即歇動無愆容
舉無失度則物將自懸人將自止習之所變亦大矣豈
惟蒸性染身乃將移智易慮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

之室久而不聞其芬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金真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汚爾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苟無丹石之性心慎浸染之繇能以懷道為人必存從理之心道可懷而理可從則不議貧議所樂耳或云貧何繇樂此未求道意道者瞻富貴同貧賤理固得而自我喪之未為通議苟議不喪夫何不樂或曰溫飽之貴所以榮生饑寒在躬空

曰從道取諸其身將非篤論此又通理所用凡生之具
豈簡定實或以膏腴天性有以菽藿登年中散云所足
與不繇外是以稱體而食貧歲愈謙量腹而炊豐家餘
食非粒實息耗意有盈虛爾况心得復劣身獲仁富明
白入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含饑業席三屬不
能為寒豈不信然且以已為度者無以自通彼量渾四
游而幹五緯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道厚也一
情紀而合流貫人靈茂也昔之通乎此數者不為割判

之行必廣其風度無挾私殊博其交道唯懷曲異故望塵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親則仁人投分此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雖移前休未遠人之適主吾將反本三人至生暫有之識幼壯驟過哀耗驚及其間天鬱既難勝言假獲存遂又云無幾柔麗之身亟委土木剛清之才遽為丘壤回遑顧慕雖數紀之中爾以此持榮曾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能平進退我生游觀所達得貴為人將在舍理舍理之貴惟神與

交幸有心靈義無自惡偶信天德逝不上慙欲使人沈
來化志符往哲勿謂是賒日鑿斯密著通此意吾將忘
老如固不然其誰與歸值懷所撰畧布衆脩若備舉情
見顧未書一贍身之經別在田家節政奉終之紀自著
燕居畢義

又

達見同善通辯異科一曰言道二曰論心三曰校理言
道者本之於天論心者議之於人校理者取之於物從

而別之繇塗參陳要而會之終致可一若夫玄神之經
窮明之說義兼三端至無二極但語出梵方故見猜世
學事起殊倫故獲非恒情天之賦道非差胡華人之稟
靈豈限外內一以此思可無臆裁為道者蓋流出於仙
法故以練形為上崇佛者本在於神教故以治心為先
練形之家必就深曠反飛靈糅丹石粒芝精所以還年
却老延華駐彩欲使體合纁霞軌徧天海此其所長及
偽者為之則忌災祟課粗願混士女亂妖正此其巨蠹

也治心之術必辭親偶閉身性師淨覺信緣命所以反
壹無生尅成聖業智邈大明志狹恒劫此其所貴及詭
者為之則藉髮落狎菁華傍榮聲謀利論此其甚誣物
有不然事無不弊衡石日陳猶患差忒况神道不形固
衆端之所假未能體神而不疑神無者以為靈性密微
可以積理知洪變欵悅可以大順待照若鏡天肅若窺
淵能以理順為人者可與言有神矣若乃罔其真而告
其幣是未加心照耳

頌

碧芙蓉頌

澤芝芳豔擅奇水屬練氣紅荷比符縹玉擢麗滄池飛
映雲屋寶紀僊方名書靈躅

赤槿頌

日御北至夏德南宣玉蒸榮心氣動上玄華纓間物受
色朱天是謂珍樹含豔丹間

贊

蜀葵贊

井維降精，嶧絡升靈。物微氣麗，卉草之英，渝鑿衆葩。冠冕羣英，類麻能直，方葵不傾。

箴

大筮箴

余因讀易，偶意蓍龜。友人有請，決遊宦務。志卦有咎，占故作大筮箴以悟焉。

先王設筮，大人盡慮。卦遭同人，變而之豫。先號後笑，初

睽未遇時至運來當在三五功畢官成幾乎衍數慶在
坤宮災在坎路不出戶庭獨立無懼違此而動投足失
步無惰爾儀靈骨有知無曰余逆神筴不豫南人司箴
敢告馳騫

連珠

範連珠

益聞匹夫履順則天地不違一物投誠則神明可交事
有微而愈著理有闇而必昭是以魯陽傾首離光為之

反舍有鳥拂波河伯為之不潮

謚議

宋武帝謚議

以為聖哲同風功美殊稱益出乎道者無方故刑於物者不一伏惟道塞人神信通期運愛敬所稟因心則遠英粹之照正性自天體苞潛躍慮周卷舒龍德在陰雖艱貞而不悶因時而惕故有來其必亨在晉之季皇塗荐阻櫬槍干紀璇璣失馭天鑒靈武民屬聖明不假十

室之資不藉百乘之賦首義馳風一鼓靜亂滌除泰階
消殞薄蝕斯亮登庸之基經綸之始者也內難雖弭外
圖未輯河華海岱負固相望荆濮燕毫侯服交侵眷言
帝畿思康王路戎不再駕遺氓即序斥堠之所未羈亭
徼之所不譯莫不飾誠請罪款塞來賓故能洒掃中嶽
致廟九山神道會昌寶命既集損之而益後身愈先既
而儀形帝載揖讓天歷改玉乎文祖班瑞於神宗貫革
寢機文武搢笏故宸居兩楹坐一八表國訓成均之學

家沾撫辜之仁大美配天必終之以儉德道固萬葉猶
申之以詰言允所謂教思無窮樹之長世取高上代顧
邈前王矣

哀策文

宋文帝元后哀策文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於顯陽殿
粵九月二十七日將遷座於長寧陵禮也龍輕纓綺容
翟結驂皇塗昭曠神路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

飾遺儀於組旒淪狙音乎珩珮悲黼筵之移御痛翬褕
之重晦降輿客位撤奠殯階乃命史臣累德述懷其辭
曰

倫昭儻昇有物有憑圓精初爍方祇始凝昭哉世族祥
發慶膺祕儀景冒圖光玉繩昌暉在陰系明將進率禮
蹈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既有行素章增
絢象服是加言觀維則俾我皇風始基嬪德惠問川流
芳猷淵塞方江泳漢載謠南國伊昔不造鴻化中微用

集寶命仰陟天機釋位公宮登曜紫闈欽若皇姑允迪
前徽孝達寧親敬行宗祀進思才淑傍綜圖史發音在
詠動容成紀壺政穆宣房樂韶理坤則順成星軒潤飾
德之所届惟深必測下節震騰上清朓側有來斯雍無
思不極謂道輔仁司化莫晰象物方臻眡祲告沴太和
既融收華委世蘭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戒涼在
律杪秋即穸霜夜流唱曉月升魄八神警引五輶遷跡
噭噭儲嗣哀哀列辟灑零玉墀雨泗丹掖撫存悼亡感

今懷昔嗚呼哀哉南背國門北首山園僕人按節服馬
顧轅遙酸紫蓋眇泣素軒滅綵清都夷體壽原邑野淪
鬻戎夏悲謳來芳可迷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誄

陶徵士誄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
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
之籍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

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綿世寢遠光靈不
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
自為量而首路同塵輶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
泛餘波乎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嶽之幽居者也弱
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
處言每見其嘿少而貧苦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
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
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

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跡深棲於是乎遠灌
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織約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
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
家人忘貧者歟有詔徵著作郎稱疾不赴春秋六十有
三元嘉四年月日卒於潯陽縣之柴桑里近識悲悼遠
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苟
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已之
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

其詞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
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
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
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而兩默置豈若夫子
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
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
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

之何悟之辯賦辭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
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煙暮靄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
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
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纏幹流冥漠報
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故譽斯義履信曷憑
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疚維疚疾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
劑弗嘗禱祠非恤僚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
清節式遵遺占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計却轉輕哀薄

歛遭壞以穿旋葬而寔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
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間鄰舍宵盤晝憇非
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哲人
卷舒布在前載取鑑不遠吾規子佩爾寔愀然中言而
發遺衆遠尤迂風先蹶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微音永矣
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
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
哀哉

陽給事誄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
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瓊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
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
臺值國禍薦臻王略中否獯虜聞釁廟剥司充幽并騎
奴屯逼鞏洛列營緣戍相望屠潰瓊奮其猛銳志不違
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罷困相保堅守四旬
上下力屈受陷勍寇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瓊誓命沈

城佻身飛鏃兵盡器竭斃於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
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景平之元朝廷聞
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
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
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以慰存亡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
汴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
錄舊勲苟有槩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末臣蒙固側
聞至訓敬詢諸前典而為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以甄處父勤君怨在登賢苦夷致果題
子行間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勲雖廢邑氏遂傳惟邑
及氏自溫徂陽狐續既降晉族弗昌之子之生立績宋
皇拳猛沈毅溫敏肅良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駢駘
配服驂衡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函陝堙阻瀍洛萬葉朔
馬東騫胡風南埃路無歸轡野有委骸帝圖斯艱簡兵
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臺憬彼危臺在滑之坰周衛是
交鄭翟是爭昔惟華國今實邊亭馮巘結闕負河縈城

金柝夜擊和門晝局料敵厭難時惟陽生涼冬氣勁塞
外草衰湯矣獯虜乘障犯威鳴驥橫厲霜鎬高翹軼我
河縣俘我洛畿攢鋒成林投鞍為圍羽翳窮衄嗷羣
悲師光變形地孤援閭卒無半菽馬實拊秣守未焚衝
攻已濡褐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勉慰瘞傷拊巡饑渴力
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括嗚呼哀哉貢父
隕節魯人是志汧督效貞晉策攸記皇上嘉悼思存寵
異於以贈之言登給事疏爵紀庸恤孤表嗣嗟爾義士

沒有餘喜嗚呼哀哉

祭文

為湘州祭虞舜文

惟哲化神繼天作聖藏器漁陶致身愛敬是以二妃嬪德九子觀命在麓不迷御衡以正唐歷既終虞道乃光咨堯授禹素俎采堂百齡厭世萬里陟方敬詢故老欽次聖君職奉西湘虔屬南雲神之聽之匪酒伊葷

為湘州祭屈原文

維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旗
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乃
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問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
玉縝則折物忌堅方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
風迨時飛霜急節贏芊邁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
椒蘭身絕郢闕迹徧湘干比物荃荪連類龍鸞聲溢金
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望汨心歎瞻羅思越
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祭弟文

閨棺窮野啓殯中荒靈影夙滅筵寢虛張人往運來自
秋徂陽蕃蘭落色宿草滋長孰云不痛辭家去鄉爾之
於役爰適茲邑上秋告來方春佇立如何不弔吉違凶
集六親憤心姻朋浩泣我雖載奔伊何云及永懷在昔
追亡悼存惟兄及弟瞻母望昆生無榮嫌沒望歸魂令
龜吉兆祖櫬東旋靈轍次路嚴舟在川廓然何及痛矣

終天

銘

家傳銘

曠彼琅邪實唯海宇誰其來遷時聞遠祖青州隱秀爰
始奠居內辭鴻府外秉邦問建節中平分竹黃初刑清
齊右政偃營區葛嶂明懿平陽聰理或薦公庭或登宰
士列美霸朝變風千里華萼之茂於昭不已

狀

天馬狀

降靈驥子九方是選白驥朱文綠蛇紫燕水軒驚鳥陸
越飛箭遇山為風值雲成電

樂府

宋南郊登歌三首

宋書樂志曰元嘉二十二年詔顏延之造
天地郊夕牲迎送神饗神雅樂登歌三篇

夕牲歌

夤威寶命嚴恭帝祖表海炳岱選作炳系唐胄楚靈鑒

濟選作文民屬睿武奄受敷錫宅中拓宇亘地稱皇聲

天作主月旄來賓日際奉土開元正首禮交樂舉六典
聯事九官列序有牷在滌有潔在俎以蘆王衷以答神
祐

迎送神歌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皇乎備矣有事上春禮行宗祀敬
達郊禋金枝中樹廣樂四陳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奔精
照夜高燎燭晨陰明浮燦沈禁詠音深淪告成大報受釐
元神月御按節星驅扶輪遙興遠駕曜曜振振

饗神歌

營泰時定天衷思心睿謀筮從建表苑設郊宮田燭置
爟火通厯元旬律首吉飾紫壇坎列室中星兆六宗秩
乾宇晏地區謐大孝昭祭禮供牲日展盛自躬具陳器
備禮容形儻綴被歌鍾望帝闔聳神蹕靈之來辰光溢
潔粢酌娛太一明輝夜華替日裸既始獻又終煙鄉鬯
報清穹饗宋德祚王功休命永福履充

從軍行

以下五言

苦哉遠征人畢力幹時艱秦初畧揚越漢世爭陰山地
廣旁無界咄阿上虧天嶠霧下高鳥冰沙固流川秋颸
冬未至春液夏不涓閨烽指荆吳胡埃屬幽燕橫海咸
飛驪絕漠皆控弦馳檄發章表軍書交塞邊接鏑赴陣
首卷甲起行前羽驛馳無絕旌旗晝夜懸臥伺金柝響
起候亭燧煙渺矣遠征人惜哉私自憐

秋胡行

九章

椅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婉

彼幽閒女作嬪君子室峻節貫秋霜明艷侔朝日嘉運
既我從欣願自此畢

燕居未及好

五臣作歡

良人顧有違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

畿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
存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

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原
隰多悲涼迴飈卷高樹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悲哉

遊宦子勞此山川路

超搖行人遠。宛轉年運徂。良時五臣作人良時為此別。日月方向。

除孰知寒暑積。僵俛見榮枯。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

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

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昔辭秋未素。今也歲載華蠶。

月歡觀一作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

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

年往誠思勞。路遠闊音形。雖為五載別。相與昧平生。捨車導往路。鳥藻馳目成。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

多苦調密比金玉聲

高節難久淹
竭來空復辭
遲遲前途盡
依依造門基
上堂拜嘉慶
入室問何之
日暮行來選作采
歸物色
桑榆時
美人望昏至
慚歎前相持

有懷誰能已
聊用申苦難

補註
作艱

離居殊年載
一別阻河

關春來無時
豫秋至恒早
寒明發動愁心
閨中起長歎
慘悽歲方晏日
落遊子顏

高張生絕弦聲急
由調起自昔枉光塵
結言固終始如

何久為別百行讐善作愆諸已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

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

輓歌

令龜啟明兆撤奠在方昏戒徒赴幽冥祖駕出高門行
行去城邑遙遙守丘園息鑣竟平塚稅駕別巖根

詩

應詔讌曲水作詩

八章○以
下四言

宋畧曰元嘉十一年三月禊飲于樂遊苑祖
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賦詩

道隱未形治彰既亂帝迹懸衡皇流共貫惟王創物永
錫洪筭仁固開周義高登漢

祚融世哲業光列聖太上正位天臨海鏡制以化裁樹
之形性惠浸萌生信及翔泳

崇虛非徵積實莫尚豈伊人和寔靈所貺日完其朔月
不掩望航琛越水輦賈踰嶂

帝體麗明儀辰作貳君彼東朝金昭玉粹德有潤身禮
不愆器柔中淵映芳猷蘭祕

昔在文昭今惟武穆於赫王宰方旦居叔有醉上賓爰
履奠牧寧極和鈞屏京維服

朏魄雙交月氣參變開榮灑澤舒虹爍電化際無間皇
情爰眷伊思鎬飲每惟洛宴

郊餞有壇君舉有禮幙帷蘭甸畫流高陛分庭薦樂析
波浮醴豫同夏諺事兼出濟

仰閱豐施降惟微物三妨儲隸五塵朝黻途泰命屯恩
充報屈有悔可悛滯瑕難拂

皇太子釋奠會作

九章

宋畧曰元嘉二十年三月

皇太子劭釋奠于國學

國尚師位家崇儒門稟道毓德講藝立言浚明爽曠達
義茲昏永瞻先覺顧惟後昆

大人長物繼天接聖時屯必亨運蒙則正偃閉武術闡
揚文令庶士傾風萬流仰鏡

虞庠飾館睿圖炳眸懷仁憬集抱智膺至踵門陳書躡
屬獻器潔身玄淵宅心道祕

伊昔周儲聿光往記思皇世哲體元作嗣資此夙知降

從經一作繼志過彼前文規周矩值

正殿虛筵司分簡日尚席函丈永疑奉帙侍言稱辭惇
史載筆妙識幾微王載有述

肆五臣作肆議芳訊大教克明敬躬祀典告奠聖靈禮屬觀

盥樂薦歌笙昭事是肅俎實非馨

獻終襲吉即宮廣讌堂設象筵庭宿金懸台保兼徽皇
戚比彥肴乾酒澄端服整弁

六官視命九賓相儀纓笏而序巾卷充街都莊雲動野
馗風馳倫周伍漢超哉邈猗

清暉在天容光必照物任其情理宣其奧委先國胄側
聞邦教徒愧微冥終謝智效

三月三日詔宴西池詩

河嶽曜圖聖時利見於赫有皇升中納禪載貞其恒載
通其變大哉人文至矣天眷昭哉儲德靈慶攸繁明兩
紫宸景物乾元帝宗菴藹惟城惟蕃袞衣善職形弓受

言飾館春宮稅鑣青輶長筵逶迤浮觴汎沂

為皇太子侍宴餞衡陽南平二王應詔詩

大儀在御皇聖居貞旁緝民紀仰緯天經物資感變神
以瑞形川無遁寶山不閟靈亦既戒裝皇心載遠夕帳
亭臯晨儀禁苑神行景駕發自靈闇對宴感分瞻秋悼

晚

應詔觀北湖田收

周御窮轍迹夏載歷山川蓄軫豈明懋善遊皆聖仙帝

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廈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飛奔
互流綴緹縠代迴環神行埒浮景爭光溢中天開冬眷
徂物殘悴盈化先陽陸園精氣陰谷曳寒煙攢素既森
鵠積翠亦愆莘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溫渥夾輿隸
和惠屬後庭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疲弱謝陵遽取
累非繙牽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

元嘉二十
六年也

元天高北列日觀臨東溟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巖

險去漢宇襟衛徙吳京流池自化造山闕固神營園縣
極方望邑社總地靈宅道炳星緯誕曜應辰明睿思纏
故里巡駕巾舊垌陟峰騰輦路尋雲抗瑤甍春江壯風
濤蘭野茂蒐英宣遊弘下濟窮遠凝聖情嶽濱有和會
祥習在卜征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氓空食疲廊肆反
稅事巖耕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元嘉二十六年也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春方動宸駕望幸傾五州山

祗蹕崎路水若警滄流神御出瑤軫天儀降藻舟萬軸

脩行衛千翼汎飛浮雕雲麗璇益祥飈被綠旂江南進

荆艷河激獻趙謳金練照海浦岱加鼓震溟洲貌盼覩青

崖衍漾觀綠疇民靈騫都野鱗翰聳淵丘德禮既普洽

川嶽徧懷柔

拜陵廟作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哀敬隆祖廟崇樹加園塋逮

事休命始投迹階王庭陪廁迴天顧朝讌流聖情早服
身義重晚達生戒輕否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敷躬慚
積素復與昌運并恩合非漸漬榮會在逢迎夙御嚴清
制朝駕守禁城束紳入西寢伏軫出東垌衣冠終冥漠
陵邑轉葱青松風遵路急山煙冒壠生皇心憑容物民
思被歌聲萬紀載絃吹千歲託旒旌未殊帝世遠已同
淪化萌幼壯困孤介末暮謝幽貞發軌喪夷易歸軫慎

崎傾

贈王太常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蓄寶每希聲雖秘猶彰徹聆
龍蹕砌九淵聞鳳窺丹穴歷聽豈多士巋然覩時哲舒
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五臣作烈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耋

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林間時晏開亟迴長者轍庭
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浹羣化徂生入窮節豫往
誠歡歇悲來非樂闋屬美謝繁輪遙懷具短札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

炎天方埃鬱暑晏闕塵紛獨靜闋偶坐臨堂對星分側
聽風薄木遙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歲候
初過半荃蕙豈久芬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殷九逝非
空思七襄無成文

直東宮答鄭尚書

皇居體環極設險祇天工兩闡阻通軌對禁限清風跂
予旅東館徒歌屬南墉寢興鬱無已起觀辰漢中流雲
鵠青闕皓月鑒丹宮踟蹰清防密徙倚恒漏窮君子吐

芳訊感物惻余衷惜無丘園秀景行彼高松知言有誠
貫美價難克充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

和謝監靈運

弱植慕端操窟步懼先迷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伊
昔遘多幸秉筆侍兩闈雖慚丹彤施未謂玄素睽徒遭
良時詖王道奄昏霾人神幽明絕朋好雲雨乖弔屈汀
洲浦謁帝蒼山蹊倚巖聽緒風攀林結留夷跂予間衡
崎曷月瞻秦稽皇聖昭天德豐澤振沈泥惜無雀雉化

何用充海淮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藜采茨葦昔宇翦
棘開舊畦物謝時既宴年往志不偕親仁敷情昵興玩
賦善作究辭悽芬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盡言非報章聊

用布所懷

北使洛

改服飭徒旅首路跼險艱振楫發吳洲秣馬陵楚山塗
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在昔
輶期運經始濶聖賢伊激絕津濟臺館無尺椽宮陸多

巢穴城闕生雲煙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陰風振涼
野飛雲翳窮天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隱憫徒御悲
威遲良馬煩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讐蓬心既已矣飛
薄殊亦然

還至梁城作

眇默軌路長憔悴征戍勤昔邁先祖師今來後歸軍振
策捲東路傾側不及羣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故國
多喬木空城凝寒雲丘隴填郭郭銘志滅無文木石局

幽闔黍苗延高墳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馬賤同堙滅尊貴誰獨聞曷為久游客憂念坐自殷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三湘淪洞庭七澤鵠荆牧經途延舊軌登閨訪川陸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却倚雲夢林前瞻京一作臺固清零霽岳陽曾暉薄瀾溟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存沒竟何人炯戒在明淑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

五君詠五首

阮步兵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嵇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渝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

劉參軍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鼓鐘不足歡榮色豈能眩韜
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

阮始平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郭
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觀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向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交
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

為織女贈牽牛

婺女儼經星姮娥棲飛月慚無二媛靈託身侍天闕閭
闔殊未暉咸池豈沐髮漢陰不夕張長河為誰越雖有
促讌期方須涼風發虛計雙曜周空遲三星沒非怨杼
軸勞但念芳菲歇

歸鴻

昧旦濡和風霑露蹠朝暉萬有皆同春鴻鴈獨辭歸相
鳴去澗汜長引發江畿瞰潔登雲侶連綿千里飛長懷

河朔路緬與湘漢違

除弟服

徂沒離二秋掩泣備三冬往辰緬難紀來筭忽易窮升
沒淹朞晦灑掃易禮容縞衣變余體長逝歸爾躬

辭難潮溝

徘徊眷郊甸俛仰引單襟一塗苟不豫百慮畢來侵永
懷交在昔有願讐瑟琴寫言勞者事將用慰亡簪

侍東耕詩

提封經地域辰角麗天鄧浮靄起青壇沈腴發紺耦草

服薦同穗黃冠獻嘉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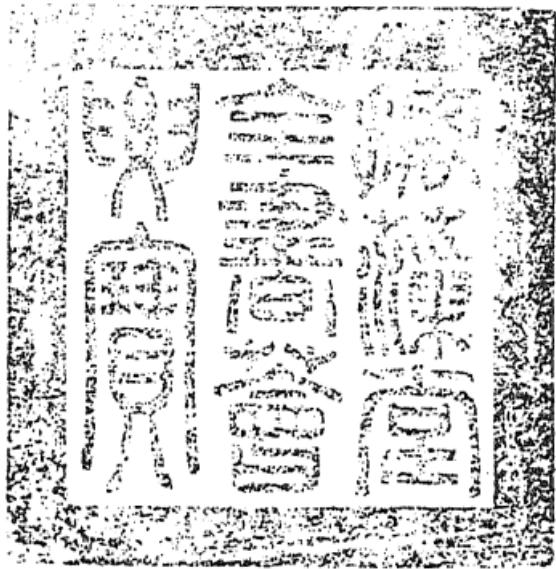
闋

發景陽樓

詩彙作袁淑非

觀要春景月榭迎秋光汎波被華若隨山茂貞芳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梅德